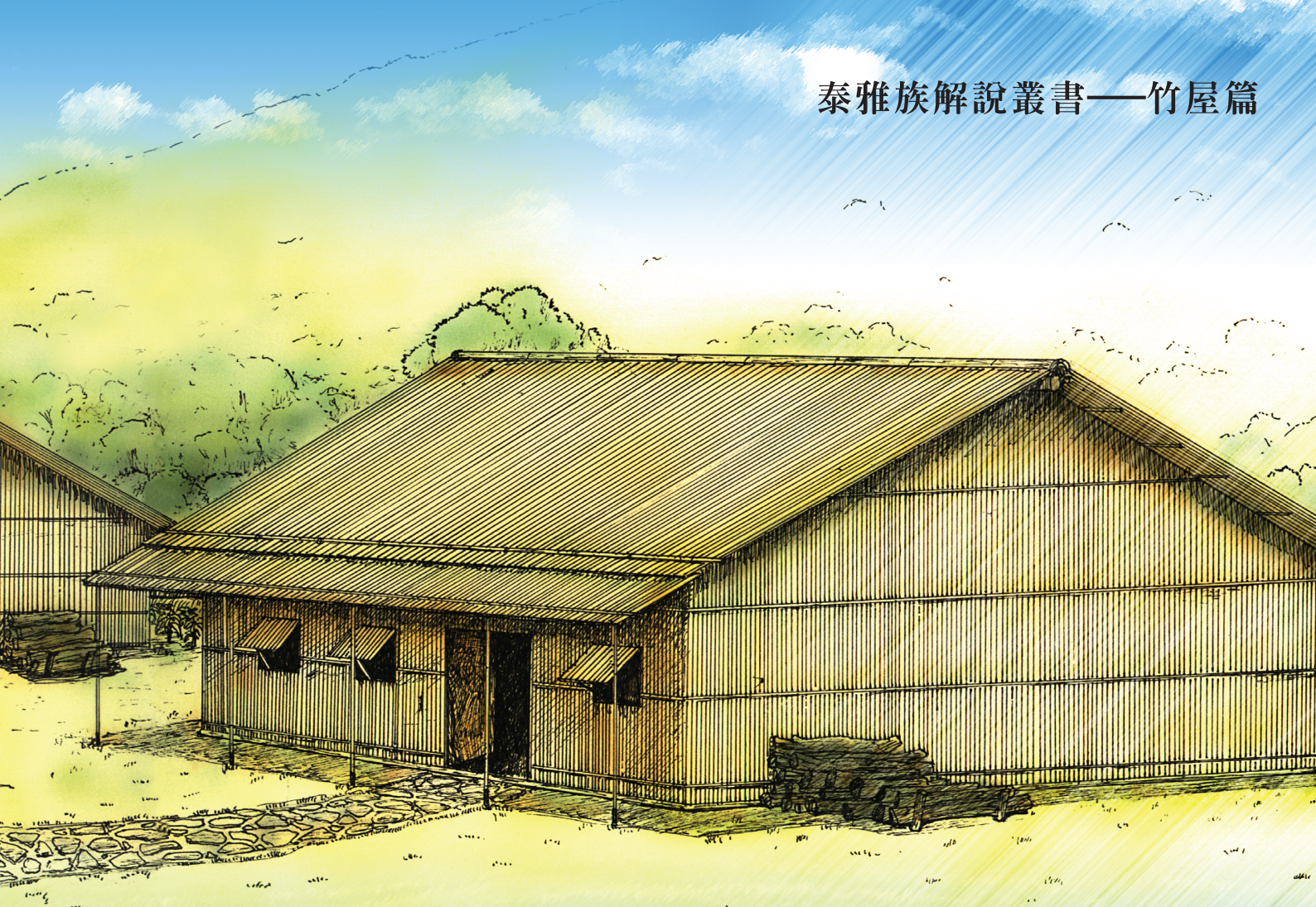
泰雅族解說叢書——竹屋篇



# 泰雅傳統竹屋

SALI NA YUTAS ATAYAL LALIY



作者簡介

Baunay · Watan / 林 為 道

石加路群 泰雅人

學經歷 /

1958年生於苗栗縣南庄鄉石壁部落

1975年畢業於空軍機械學校

1995年自空軍退役後便悠遊於原住民部落，紀錄整理泰雅族文化

1995-1998年從事泰雅 / 賽夏族族譜調查製作

1995年起從事原住民服飾紀錄工作至今

1996年參加文建會地方紀錄工作者紀錄片訓練

1997年起跟隨大安溪北勢群諸位頭目紀錄與農事相關之祭儀

1997年完成「石壁部落的衣服」紀錄片

1999年完成「外婆的苧麻」紀錄片

2002年完成「泰雅北勢群的農事祭儀」出版

2002年完成「展開夢想的翅膀」紀錄片

2003年完成雪霸國家公園委託拍攝「祖先的小米」紀錄片

2003年完成天狗部落委託拍攝「天狗部落2003年祖靈祭」紀錄片

得獎紀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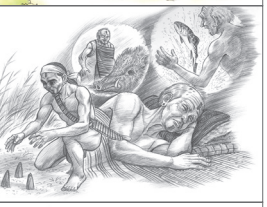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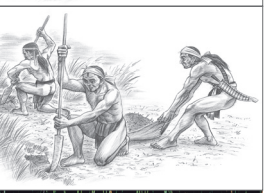
「石壁部落的衣服」

1997年台北電影獎非商業類　佳作

1998年行政院新聞局第21屆金穗獎 最佳紀錄片

1998年行政院文建會地方優良紀錄片 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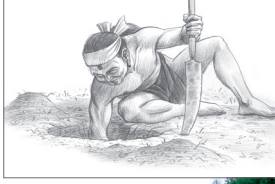







# 目 錄


| | |
|---|---|
| 序文 | 1 |
| 楔子 | 9 |
| 壹、認識北勢群的泰雅人 | 13 |
| • **Liung-Penox (大安溪)** 的神話故事 | 14 |
| • 泰雅北勢群的地理位置與地方特色 | 16 |
| 貳、文獻資料與長者的記憶對話 | 21 |
| • 日本文獻中的泰雅家屋 | 22 |
| • 國內人類學家的調查研究 | 23 |
| • 文獻中泰雅北勢群泰雅家屋 | 25 |
| • 長者的記憶 | 28 |
| 參、認識泰雅族的傳統建築 | 31 |
| 一、泰雅傳統建築特徵 | 32 |
| 二、泰雅傳統建築的類型 | 35 |
| 三、附屬建築設施 | 39 |
| **1.** 穀倉 **( K'hu )** 的型式與用途 | 41 |
| **2.** 守望臺 **( Lapaw )** 功能與麻雀的故事 | 44 |
| 肆、泰雅傳統竹屋之現況與轉變 | 49 |
| 一、傳統竹屋漸失傳，保存漸困難 | 50 |
| 二、北勢群泰雅竹屋的現況 | 51 |
| 三、泰雅族建築的轉變 | 55 |
| 伍、竹屋的搭建 | 59 |
| 一、竹屋與環境的關連 | 60 |
| 二、泰雅家屋與竹子的關係 | 63 |
| 三、家屋的小故事 | 65 |
| 四、北勢群泰雅人與竹子的關係 | 69 |

五、家屋搭建的過程與工序 71
(一)、家屋與Gaga的關係 71
(二)、家屋搭建的工序 75
1.家屋結構與名稱 75
2.家屋搭建的技術與工序 77
(1).住屋地基選擇 77
(2).開挖地基 78
(3).材料取得與加工 79
(4).拿藤條與加工 83
(5).建材搬運 83
(6).丈量地基 83
(7).挖立柱坑 86
(8).立柱 86
(9).上大樑 88
(10).橫條 88
(11).切固定口 89
(12).鋪屋頂竹面 90
(13).牆面 91
(14).窗户 93
(15).門 93
(16).床 95
(17).安放石灶 97
陸、結語 99
附錄 泰雅傳統建築營造之過程 103
一、南澳泰雅族傳統建築之營造過程 103
二、瑞岩的營建過程 105
參考書目 107











序

原住民的口傳歷史有著許多仍待填補的縫隙。當我們要把歷史的遺跡和物件拼湊成完整的文化圖像時，往往只能靠一些失落、扭曲和混雜的回憶。因此，尋回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就成了原住民工作中的一大工程。從族群的自覺中溯源，開始「召喚記憶」，也「重新記憶」，並且「紀錄記憶」，最重要的是在族群歷史的記憶中活出新的生命。

國家公園和原住民的關係，向來都是緊密且共生、共榮的。藉由泰雅族解說叢書的出版，能為此地的歷史描繪出具體的影像。了解過去的軌跡和今天的現況，才能激發出未來的能量。而此願景的達成，必須依靠各方集體的努力方能達成。

Baunay‧Watan(林為道)先生撰寫的「泰雅傳統竹屋」，是一本有別於其他文化的紀錄書。是集合了祖先的智慧、族老的記憶和經驗，中生代、新生代族人的共同實踐和合作所凝塑出來的成果。本書鉅細靡遺地紀錄了竹屋搭設的過程，從選取材料、搭建、製作及各種傳統建築的技術，此外，也同時書寫了隱含其中的族群精神。而此精神就是能將歷史記憶走出傳統、活出現代，最真實有效的方劑。雪霸國家公園有幸參與了這項跨越歷史的部落文化重建工程，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能讓更多同在歷史斷層上的朋友，鼓勵出年輕的靈魂，共同搭築一條通往歷史記憶宮殿的橋樑。



在建築愈來愈堅固、也愈來愈美觀的現代，傳統建築離我們愈來愈遠，在傳統技術與現代生活結合愈來愈淺的今天，我只是將先人及我自己的竹屋搭建經驗轉述給Baunay，希望整理出版之後，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過去是如何生活、如何蓋房子的？如何在大自然中去尋找建材？未來如果子孫們不了解自己的建築文化時，這本書將是後代子孫了解、研究、接觸泰雅文化的參考，說不定還要Baunay去傳授這些文化與技術給他們呢？

我擔心的是今天所轉述給Baunay的事有些是前人告訴我的，有些是我自己過去的經驗，但是過去沒有文字紀錄，完全靠口述世代相傳，有的自己已忘了，有的他們並未傳授，有所遺漏；不確定的我並未告訴Baunay，深怕造成誤解，貽笑後世，且泰雅各群社、部落的Gaga也不盡相同，沒有一定的解釋。原本早已淡忘的傳統家屋經驗，還好有作者這樣一個熱愛自己文化的年輕人，願意嘗試將「泰雅傳統家屋」實際呈現出來，又拾回了過去的回憶，也再一次的身體力行，慶幸的是他開始用文字、影像紀錄我們的文化，國家公園也支持我們將泰雅文化永續流傳，文字紀錄它將會像石頭一樣堅固且不會再流失，有了紀錄至少文化傳承可以有所依據且可以世代相傳而下，不會如口傳一般容易遺漏、流失、變調……。

對於這本書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我只是將過去祖先教的傳統傳授與作者，就如作者寫的這些，希望可以留給下一代，

現在的孩子也不一定了解這些傳統，如果，我們這一代的老人都走了之後，你們要去哪裡找尋可以詢問的對象呢？這些年裏有很多的漢人來問我泰雅文化的事，但是，由於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很快的就離開了，唯有作者能夠持續多年的堅持、長期的聆聽我的敘述並常常與我討論所整理出的內容，希望Baunay能將我的經驗整理，並作為子孫們了解自身文化的參考和開始。

Besu · Hayung(田金次)口述 林為道 整理

# 自序



泰雅族的先人經過數千年來的進化演變、摸索，生活經驗中族群的各式祭儀、規範與文化演替逐漸延續至今，雖然沒有發展出文字記載的程度，卻因口述傳承及族人的實際身體力行，成為除了祭儀、語言之外另一重要且豐厚的文化資產之一。沒有文字的族群在其祭儀及生活經驗中，分別呈現、保存代表其族群的特有節慶儀式、文化現象，也在生活的堡壘──家屋的建構中，呈現出生活與文化最密切的表徵與實踐。

家屋的搭建除了表達出泰雅人對大自然的環境融入之外，其實也配合著族人生命及依賴的農作物生長、收成的起始作息及游耕的過程，因此，傳統泰雅的家屋隨著「游耕」的過程，不斷的在山林中游走。為保留並延續傳統建築之技術，且深知傳統技術之長者尚存，惟年歲已高且正迅速凋零，國家公園管理處也認為應在部落選定適當地點，進行傳統竹屋之搭建，並紀錄其工法與技術，作為將來雪見地區傳統聚落呈現之準備，以維護文化傳承資料之建立，也是這本書出版之初衷。

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族群經歷過荷、西時期、清朝、日據時期與國民政府的光復，在四百多年的外文化不斷的淘洗過程下，「泰雅傳統家屋」雖然仍是部落傳統的生活文化之一，但是在建築現代化影響下，現在部落傳承延續日漸無力、逐漸式微，所謂的泰雅傳統家屋已漸漸遠去，很多的長輩隨著建築現代化、生活科技化，已無法完全接受傳統建築的不便與缺乏耐

久性，遑論年輕一代的族人，同時因為學習、接受外來新潮建築的便利思維，漸漸的人們無視於、無力於母體文化的瀕臨滅絕，才是文化式微值得深思的因素。

多年來在各部落用實際參與的形式去紀錄有關泰雅族傳統多元文化的過程與現況，本書編輯的目的希望族人在現代化趨勢下「泰雅傳統家屋」式微的時刻，能夠藉由文字與影像的呈現紀錄傳統泰雅傳統家屋建造過程與生活中的內涵，作為傳承的參考。

當筆者第一次與管理處解說課的秀芸小姐談論寫作之事，頓覺任務艱困，一來在雪霸國家公園區內沒有什麼建築物，區外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傳統竹屋可以參考，二來筆者年少並無搭建竹屋的經驗，一時之間有如掉入五里濃霧中，不知方向……。有鑑於此，唯有重新搭建方能按圖索驥的呈現傳統建築的風貌與過程。這本『泰雅族解說叢書──竹屋篇』的寫作，並不同於一般的寫書方式作者可以就其專業素養或其經驗累積去撰寫或陳述自己的觀點；寫作的同時必須是建築的過程完成或之前之後的耆老口述相互應證之後，才能將所見所聞做整理，因此，本書的完成是累積了族人的智慧，族人的參與共同努力的結果，作者只是將過程交代而已，在未經沉澱的過程加以深思及其他地區田野驗證，貿然的出版讓人心虛。

竹屋的搭建記錄，需要有實際的實務經驗，方能逐步、仔細的完整地記載，不論是口述、材料取得、搭建方式、構造、程

序、工法……等，才有可能呈現出來，所以，這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除了感謝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林處長永發鼎力相助外，解說課李課長茂鍾、梁小姐秀芸，工務課楊課長金臻、楊先生文洲在過程中的協助及管理處同仁在促進國家公園與園區外原住民部落互動上的努力，且在搭建傳統竹屋提供最大的協助，最後不能忘記的是要感謝象鼻部落耆老 Besu·Hayung（田金次）、大安部落耆老Ciwas·Taru（張林菊妹）、南庄鄉東河部落耆老林水源先生、梅園村李乙真先生的智慧口述與象鼻部落長輩田榮、田阿成、田錦富、田錦春、游馬仁等在搭建技術的實作與指導，以及其他參與此次造屋的族人田巍智、田清祥、田錦輝、田詹清妹，還有我的岳父母黃存清、張梅蘭，家人尤瑪、孟君、孟堯、孟功、君賢及其他在田野訪查中曾經給予協助的族人們，沒有他們的參與及努力，就無法完成竹屋的搭建與出版。

Bunay. Watan 林勿道

2003 / 9於maipual (象鼻)



作者與桃山部落Mahong · Baiy——陳阿景　攝於1996


楔子

「家屋」是人們家庭生活的屏障，更是族群文化延續、傳承的起點、教室與搖籃，「建築」不只是呈現族群文化特色，也呈現出不同族群之間對於適地環境的依賴與材料運用的美學與藝術表達；藉由傳統的生活、宗教信仰儀式，來作為傳承及教育下一代的契機，將潛存於傳統風俗、生活中祖先的經驗和智慧，能夠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也因此在“家”的孕育下，開啓了文化傳承之路徑。

我泰雅族的生活文化，在先人經過數千年來的演變、摸索中，大致上已經發展出既定之模式與規範，族群的各式祭儀與規範流傳至今，雖無文字記載，卻因口述傳承及族人的實際身體力行，讓文化與生活融合繼續承傳，同時成為一項重要且豐厚的文化資產，但是，泰雅傳統建築卻因外來文化的學習，逐漸遠離族人生活。

曾幾何時，二十二世紀初的今天，泰雅的建築已因時代的演進，加上外來文化的接觸、學習、模仿甚至融入生活，泰雅的建築為了兼顧安全、耐久等因素，早已從建築的型式到建材原料的取得有了轉變，從生活衛生或者家庭電器化等等的角度去看，它更是徹底改變了泰雅人對家屋或建築的觀念，終究人就是無法置身於衛生髒亂、過於不便的環境之中，不只是泰雅族人，整個臺灣原住民的傳統建築，不論是技術、不論是實際行動，幾乎面臨消失的窘境。如何能讓原本屬於族群生活的空間重新呈現在山林中，這是需要一番思考、一番掙扎，更需要很多的人來參與，其中





有智慧、經驗的提供與實務技術經驗指導，但真正寄望的不只是傳統建築的呈現，最重要的是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年輕一輩的小孩跟著長輩學習、搭建家屋，搭建的過程中學習了解祖先對大自然的依賴、敬畏與共存，理解一年四季大自然的變化，更明白植物利用的知識……。

有鑒於傳統文化的逐漸消逝，原住民現代的生活早已脫離了傳統模式，唯祖先的經驗和智慧卻多半潛存於傳統風俗與生活之中，在言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之前，我們必須掌握時效，將長者的記憶和口述做詳實的紀錄以為傳承發揚傳統文化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實踐力行，讓傳統風俗融入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常聽到很多的人提出人生的價值究竟在哪裡，甚至會聽到很多人悔於未能善盡利用時間……等等的說法，其實說穿了，人生價值的界定，已被很多的經濟、名利、虛榮……等價值觀所左右，一般人對自己“為人”的價值早已有所偏差、變調，對於“為人”的目標失去純真與簡單。有人說在下決定的那一瞬間就被賦予價值，那麼，你決定你的價值了嗎？不論你在什麼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始之後就不要停止，也許可以說要用最少的悔恨面對過去，用最少的浪費面對現在，用最多的夢想面對未來，因為你無法左右世界，但你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這也算是一種人生的方式吧！



大安溪畔的象鼻部落



# 壹 認識北勢群的泰雅人




大安溪的由來

在部落耆老們口述流傳

遠古的神話故事中，

述說著大安溪的由來……

傳說在洪荒太古時代，

天上的雨水不停的下、不停的下……

於是逐漸淹沒了族人居住的家，頭目只好帶著族人往更高的山頭去避難，一山翻過又一山，然而，雨水卻不斷的淹沒每一座小山，直到大霸尖山的頂，眼看無路可逃，頭目就誠心祈求天上的雨神，告知如何驅離洪水？雨神說，你們族人中有人犯錯，須受到懲戒，你必須將犯錯的人找出來，丟進洪水之中，即可將洪水之事解決。

頭目於是集合眾人，告知此事，有人說是壞心的女巫，於是頭目便將女巫推進洪水之中，經過三天，洪水還是沒退，頭目又再集合族人，又有人說是族人中最懶的人，於是頭目再將這懶人推進洪水中，又經過三天，還是如此，頭目眼見族人因洪水而沒食物都快餓死了，心中更加急了，這次頭目再度集合族人，很擔憂的告訴族人，這一次一定要更審慎的找出犯大錯之人，這時有人想到一對兄妹夫妻，這是有違倫常之事，同時是會使族人滅絕的惡行，於是大家一致同意，頭目便將這一對兄妹夫妻推入洪水之中，滿懷希望能化解



大安溪

洪水的災難，族人眼見洪水急速的退去，而形成二條不同的河流，一條深邃秀麗、河面窄小的溪流，泰雅人稱它是女人的溪──Liung-Tmaliy（大甲溪），另外一條正好相反，寬闊遼遠、水勢湍急，每當大水來臨之時總是波濤洶湧，到處流竄隨意的改變河道，有如男性剛烈、剽悍的個性，這便是男人的溪── Liung-Penox（大安溪），從此，北勢群泰雅人就沿著這條溪畔比鄰而建，形成一個個的部落，駐立在蒼翠的林野之中，直到今天。

早期泰雅人居住的空間環境過於遼闊，因著當時各自在不同的山頭游耕生活的性質，零散的分布在山野中，無法成為聚落。因此，泰雅人在臺灣原住民族中是唯一只有部落(聚落)而沒有所謂族群概念的族群。

目前北勢群的泰雅人分布在大安溪中游盡尾山、司馬限山、馬那邦山、千倆山、雪山坑山、大克山和摩天嶺、觀音山之間的山坡地、谷地河岸或臺階地。早期原本單純的受限於高山、河流區隔成不同的部落或群社，曾幾何時到了日據之後以至國民政府，演變成以行政區域劃分為屬於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之S-urau──天狗、Mailubum──梅園，象鼻村之Nghu-ruma──大安、Mbuanang──永安、Maipual──象鼻，士林村之Nghu(t'lawan)──士林、M-lipa──中部落、Maimayung──蘇魯，中興村之S-sihing──細道邦、S-kuhan──司馬限等部落，而屬於臺中市和平區轄下的有自由村之S'yux──三叉坑、M'ihu──雙崎，達觀村之K'ling──竹林、A'olu──達觀及T'g'bing──桃山[註1]等部落。地處大安溪中上游的苗栗縣泰安鄉南三村在臺灣原住民地區是極少數沒有公共汽車到達的村落，從過去至目前因為交通的偏遠不便造成某種程度的封閉，也間接保留、減緩了當地的傳統文化之流逝，也因此保留了獨特的地方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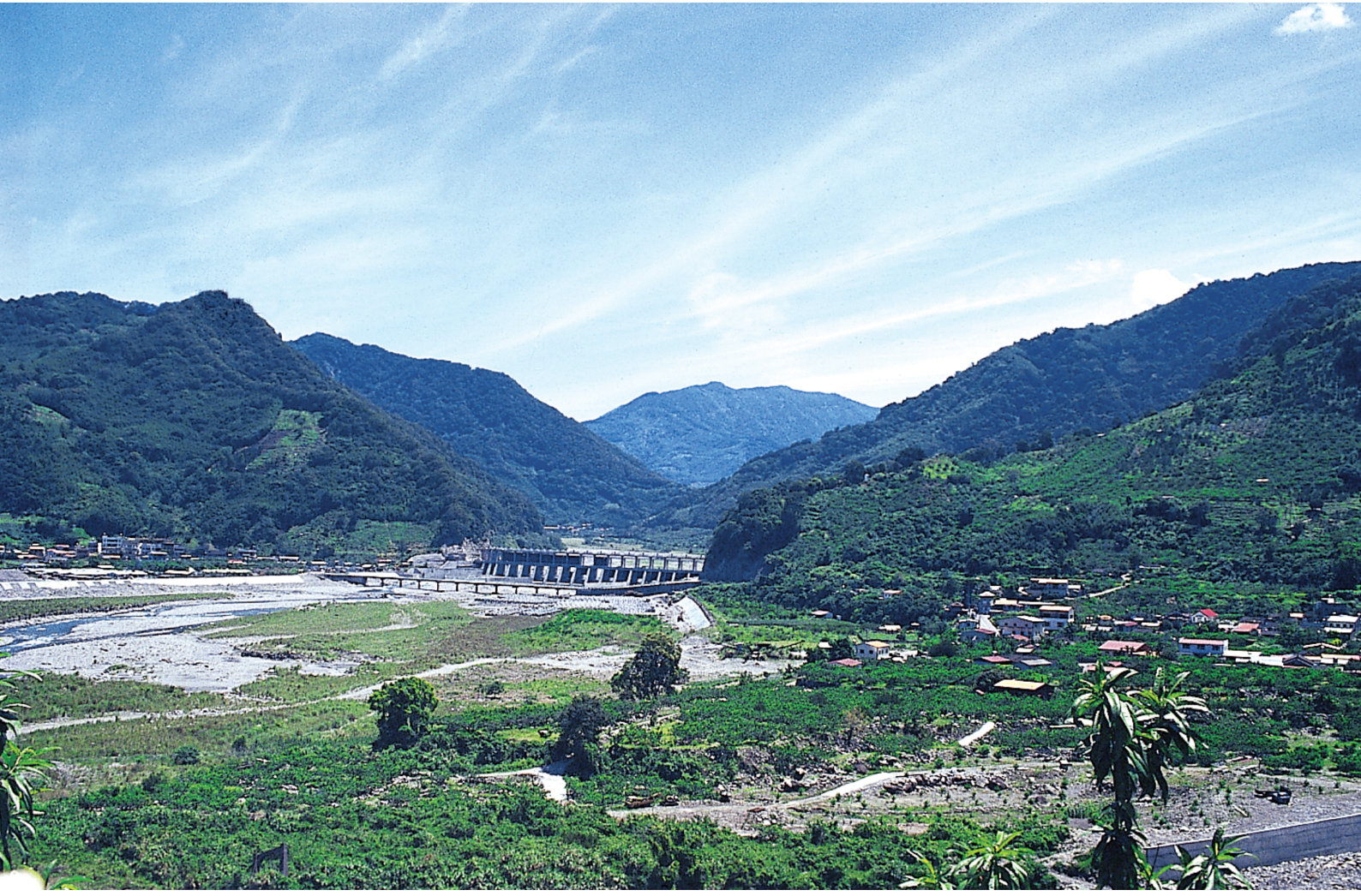
(1) 泰雅族的服飾織物，型態古老、技術原始，但依襲著強韌的民族生命，經過戰爭、殖民紊亂的時代變動，仍頑強的保

留下來，在原住民族的工藝中，泰雅的染織工藝，依然佔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北勢群在整個泰雅的染織工藝中，無論是材質、色彩、圖紋的變化上均具備濃重的區域特色，例如：織紋繁複多意義、色彩多變、技術精細.....等。

(2) 每年在大安溪上游的各部落，依然舉行著小型的祖靈祭典，祭典的服飾，依舊是由家中的長輩以傳統的方式織作，並留給下一代。

(3) 部落至今尚保存了完整的纖維及染色原料的栽植與工藝技術，以及與染織工藝相關的植物利用、自然環境的認知等文化知識系統，工藝的基層潛能豐厚，相對於泰雅族其他地域，本地仍擁有較多從事傳統染織的工藝的技術人才及相關文化研究的人員。

註1 據桃山部落Mahong‧Baiy—陳阿景及士林部落Yukix‧Mona—江應仁的說法，過去部落有顆巨大的櫸木泰雅語爲T'g'bing，以此稱呼部落地名，如今也有其他的稱法如：S'b'iy，有關泰雅母語舊地名部分各部落已有變動僅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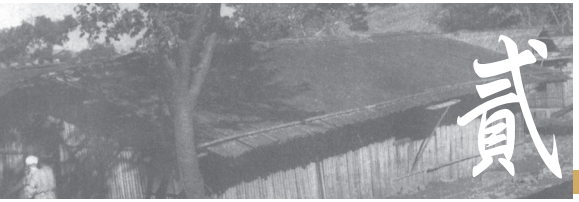
緊臨大安溪畔及臺電士林攔水壩的T'g'bing—桃山部落


Pblihum
二本松
Suraw
天狗部落
Nghu-ruma
大安部落
Mailubung
梅園部落
Mbuanan
永安部落
S-luhiy
達拉崗
Maipual
象鼻部落
大安吊橋
士林水壩
Tgbing
雪山坑部落
Nghu
馬拉邦部落
S-kuhan
司馬限部落
M-lipa
中部落
A'olu
達觀部落
Puni liutux
出火
S-sihing
細道邦部落
中興
Kling
竹林部落
Maimayung
蘇魯部落
Milu
雙崎部落
S'yux
三叉坑部落
K-rax
大湖
Gong maau
大湖溪
白布帆
臺八線
Takuran
卓蘭
臺三線
Tosei
東勢
Liung-tmaliy
大甲溪
Liung-penox
大安溪
石岡
Tyohara
豐原
Taiciu
臺中

林爲道整理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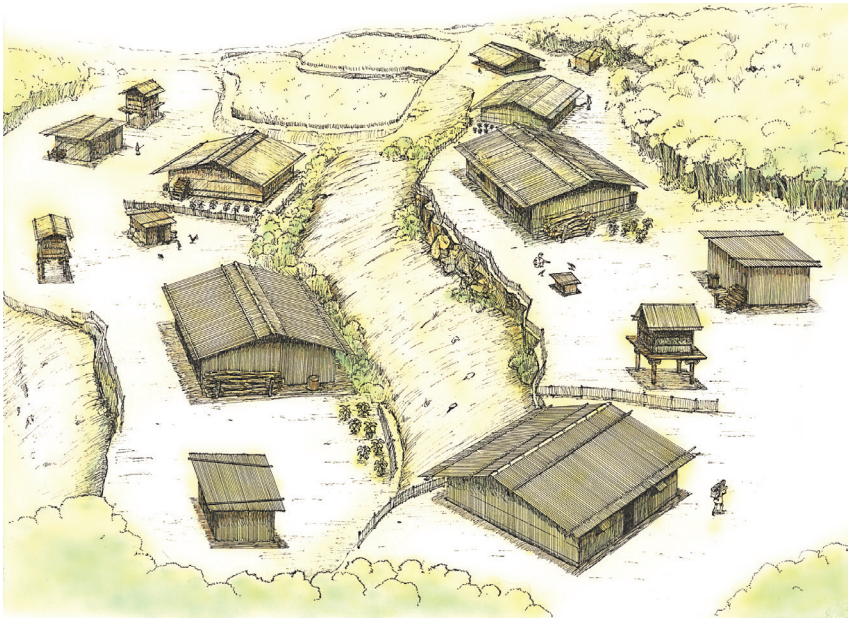


橫跨大安溪上的臺電士林攔水壩



# 貳 文獻資料與傳統記憶的對話

日本的學者鈴木質在其著作「臺灣番人風俗誌」一書第四章習俗住宅篇中寫到：「泰雅族住宅是長方形的，門面寬有十尺、七尺到三十五六尺，縱身十尺到二十尺，柱子下面有柱腳石，下端深深的埋在地下，屋內全都是泥土地的房間，四個角落放床，兩個床的中間放砌爐子，有些人利用屋內的一角做倉庫，溪頭、南澳、希卡亞烏、沙拉馬歐、白狗、馬雷帕、萬大等原住民的住屋是從地面往下挖三、四尺到七、八尺，把土堆在住宅的四週，形成土壘，住在屋內便可以防衛外敵。屋頂分為竹子、茅草、檜木皮、石板等四種，牆壁是用木材或竹片。」至於住宅外的建築另外敘述如下：「屋外面有穀倉、豬欄和雞舍，穀倉正面寬十二、三尺，縱身十五尺，地板高度大約五、六尺，豎著四至六根的支柱，支柱在地板下面的部份，嵌著帽簷形，二尺見方的木板，防老鼠的侵入。遠離住家的耕地上，有耕作的小屋，獵場上，有獵舍，一般沒有廁所，排泄物立刻當作豬的飼料……。」



傳統部落意象復原圖

依據學者對原住民傳統家屋的調查研究分類，針對泰雅族傳統家屋的敘述如下：在平面的類型上，泰雅族的家屋是一種極平凡的矩形，由於入口方向不同，有長邊及短邊正面的差異，但是屋四隅作為床舖卻相當一致。事實上泰雅家屋的不同主要由於：1.剖面空間(直立空間)的差異：半穴式及平地式的差異。2.屋頂形式的差異：直線二坡水及圓桶形(Barrel Roof)的差異。3.材料的差異：包括石材、木材、竹材、檜木皮及茅茸等所造成的，因此，泰雅建築是相當側重地域性差異的建築形式[註1]。

在談及建築類形式的分類之前，須先談到泰雅人所使用的長度單位，在「南澳泰雅人[註2]」一書所提到的單位是「托」(havkan)即兩手向左右伸直，兩手中指尖所跨之距離長度(約1.5公尺 －1.4～1.6之間)，而瑞岩的調查[註3]則更複雜，包括：

（1）單臂長人(vizik Kaxyan)，約60公分至70公分。

（2）臂長及胸寬(moax pokan Kaxyan)約1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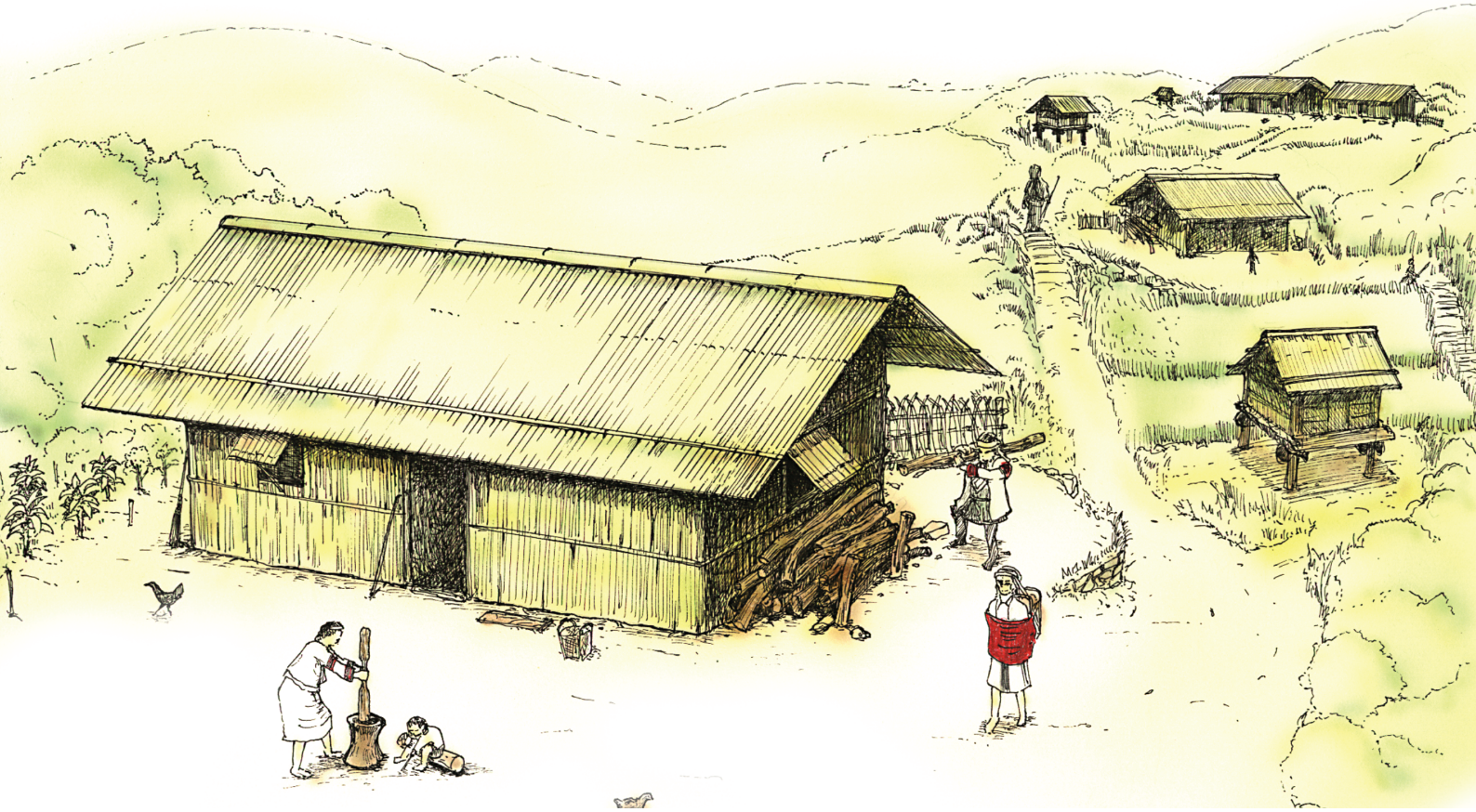
（3）臂長加胸寬及另端肘長(moax.heku)約120公分。

（4）兩臂長(tsihalun)即「托」之長度，約150公分。

註1 臺灣山地建築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2。

註2 南澳泰雅人，李亦園，1963，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註3 臺灣文獻專刊第二號，陳紹馨等，1949。



傳統部落居住空間想像圖

臺灣原住民在日據時期曾經歷所謂的「理蕃計畫」，此期間正是臺灣原住民用鮮血淚水渡過的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族中一最古老的族群也是古代北部山區最強悍難馴的泰雅族Atayal先人來說，「理蕃計畫」幾乎讓族群瀕臨大屠殺的困境，文獻中記載這幾年的人口數不升反降，正是最好的寫照。也因為泰雅族族先人的誓死抵抗，更引發日本人「集團移住」的管理型態，大致過程都紀錄在理番誌稿[註1]，其中第四卷中提到北勢群[註2]原住民集體遷徙及輔導生產設施敘述如下：「安置在臺中州東勢郡埋伏坪之武榮社，稍來社北四户三百一十五人於大正十年間遷來，防線內居住。」為的就是便於管理、便於管制，也因此種下了泰雅人定耕、定居，最後發展出所謂聚落的社會型態的種子。

另外，北勢群原住民興建集體住宅一事，日據時期大正十四年（1925）安排特莫博奈社五户遷往大湖郡司令[註3]居住，為其建造住屋五棟並贈送農具，從此開始了士林地區的水田耕作，後來士林地區也一度成為新竹州管轄區內水稻收穫量最多的聚落，但是，經過採訪後目前部落耆老們均稱無聽說，想必是年代太久遠了！

文獻記載：「住在雪見地區的Syakaro群[註4]人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全部移出，據日警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居住北坑溪的Syakaro群屋舍計有五十五棟，其中木造茅茸三十一棟，它種形式二十四棟，另外還有日本人、漢人的屋舍多棟。」

過往泰雅族是隨著耕作地建造住宅並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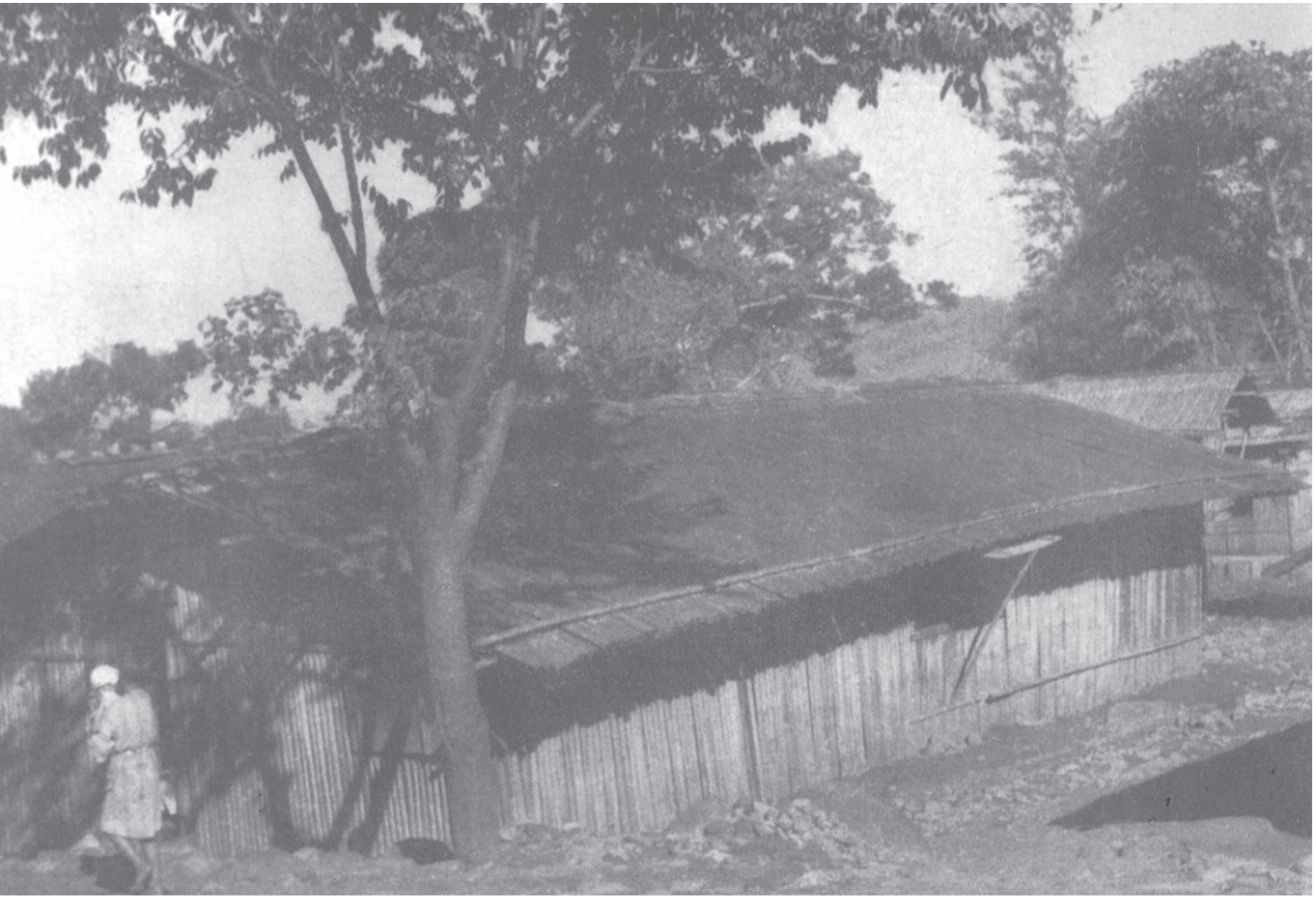
散在各地居住，因此，在日據時期增加許多的管理困難，在兒童上學產業指導和各種開發措施上造成不便，所以日人隨著產業的開發，選擇適當的住宅區，將原住民集體遷移到警方駐紮地點的附近，並指導原住民注意房子的採光通風，宣揚衛生的觀念。當時實施的主要住宅區計有三十一處，其中較大的是臺北州七處，新竹州五處，臺中州八處，花蓮州八處，並供應住宅改良工程所需的建材及培養建築技術人才，所以，可以說臺灣原住民的建築尤其是家屋的改變，日本人供應改良工程所需的建材及培養建築技術人才是最大的肇因。

註1 理番誌稿即是日據時期所謂的「理蕃計畫」日人的紀錄，其中以日人之觀點敘述與部落口述有極大落差。

註2 北勢群即今大安溪流域三叉坑至天狗一帶，北勢八社則是今士林、梅園、象鼻三村八部落。

註3 特莫博奈社即今象鼻部落之前身聚落，另大湖郡司令即今泰安鄉士林村部落。

註4 Syakaro（霞克羅）群人即是約100年前居住今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民生、石鹿一帶之泰雅族人，日據時期大正初年石鹿事件不敵日軍警的圍剿，一路避居至馬達拉溪、北坑溪一帶。日人修建北坑溪古道的最大肇因，其實就是爲了平息這支強悍的部族，後來於1937年三月全部移出。Syakaro（霞克羅）群人居住雪見、北坑地區前後二十年，目前主要居住地大致是今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清泉、民生、石鹿與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石壁、鹿場及泰安鄉錦水村砂埔鹿、龍山一帶。



埋伏坪的住家(今和平鄉自由村雙崎部落)引自「臺灣高砂族的住家」南天書局

居住在南庄鄉東河部落耆老林水源先生口述：「我出生於Bwuanpara，泰雅語的意思是打到山羌的地方，當時的山羌的確是非常多，好像沒有缺過。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冬天的清早眼睛一睜開看到的地方就是白茫茫的雪山山頭，也因此日本人就稱Bwuanpara叫YUKIMI-(雪見)，那是一個時常回憶的環境，不論是種小米、地瓜、芋頭、玉米……等等都是豐收的，也許可以說衣食無虞吧！記得那時候山區並沒有桂竹，居住的屋子也沒看過用竹子搭建的房子，我和我的yanai(連襟)林木寶先



從雪見遠眺雪山想像圖

生及部落的長輩都出生在雪見也曾經就讀當時的YUKIMI-(雪見)蕃童教育所離開雪見大約是八歲吧！」

北勢群象鼻部落前任頭目斐束·哈勇(田金次)先生在談論過去的建築時提到：「在日領時代中、晚期，由於遷移頻繁，同時桂竹只是小規模的種植，因此，自己的家族遷移至鞍部(S'luliy)或Maitayax時居住的屋舍結構是以原木搭建起來的，屋頂則是以五結芒或`gi-uuy的草所覆蓋，直到遷移至Muasan(今大安部落左前方，即梅園部落西南方山腰台地)時，才住桂竹屋。」



位於雪山支脈千倆山下的象鼻部落

到了日領時代末期，大約到昭和十二年(1937年)止，部落遷移大致底定，開始種植桂竹，到民國50年代初期除了高山地區無法種植桂竹外，泰雅族的住屋及穀倉的建材幾乎完全是桂竹了。





# 參 認識泰雅族的傳統建築

對於住宅的構造和決定位置的方向，因為族群而有所不同，原住民為防禦外敵會利用山勢地形建蓋住宅，所以多半選擇不易接近的天險之地搭建，居住在南部的排灣族往往建造數十户同居的家屋，甚至有三百户住在一起的家屋，這是因為他們要藉此集中力量，以對抗敵人的攻擊。

新竹一帶的泰雅族將竹子劈成兩半以舖設屋頂，臺北一帶則用茅草蓋屋頂，一般泰雅族會任意建造住宅並分散在各地居住，因此增加許多的管理困難，在兒童上學業指導和各種開發措施上造成不便，所以日人隨著產業的開發，選擇適當的住宅區，將原住民集體遷移到警方駐紮地點的附近，並指導原住民注意房子的採光通風，宣揚衛生的觀念。

在傳統的泰雅族生活習慣裏，建築會以家屋為主，同時在家屋內外四周會有諸如獸骨架、穀倉、豬舍、雞舍、敵首棚架及瞭望臺等附屬性建築物。其中尤其以瞭望臺最為突出，是其他原住民族所沒有的，但不是每個群都有。而穀倉則散立於聚落中，作為收納農作物收成的空間，自然有其相當重要之地位。構造上以木、竹為主，圍牆、屋頂有竹、檜木皮或其他茸草包覆。這些建築除了瞭望臺是因公共安全需求由部落集體搭建外，其餘屬於個人財產的建築物靠自己家族或親朋協助完成。

透過與部落耆老口述了解，在不同的部落與遷移的過程中，由於環境的不同，在材料的選擇上，傾向於就地取材的地方性材料。這可以在某些相同型式的建築類型

中看到不同材料的混合使用。至於家屋或穀倉所用之樑柱、防鼠板等建材則會在遷移時一併帶走[註1]。

而環境之影響如地理因素、人文的影響如日本人據臺後不論是為管理方便或為改善當時生活環境，主動搭建的建築物，例如：大正十四年（1925）安排特莫博奈社五戶遷往大湖郡司令（今士林部落）居住，為其建造住屋五棟並贈送農具。或近年受漢人、賽夏人、外來宗教、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亦或多或少漸漸地影響了建築形式的轉變，從日人領臺到今天經過一百年的演變，傳統形式、材料的建築幾乎消失於各個部落。

[註1] 傳統家屋或穀倉所用之樑柱、防鼠板在當時缺乏工具的年代，製作上有頗多限制與困難，又所選建材質地堅硬，使用壽命長達數十年，因此，會在遷移時一併帶走，同時減短重新搭建的時間與增加效率。



傳統家屋空間一隅想像圖



大嵙崁群的住家與穀倉　引自「臺灣番族圖譜」第二卷　南天書局

根據日本學者千千岩助太郎所著一書「臺灣高砂族的住家」[註1]，泰雅族傳統建築之類型，主要可分為四種：

1.中部地方住家：

可以說是泰雅族家屋的主要基本型，分佈的地方含括了南投縣、宜蘭縣及臺中縣一帶(如霧社群、萬大群、溪頭群、南澳群等，瑞岩亦屬於此種類型)，其主要特徵包括半穴式的基地、正面較寬的矩形平面、單室、直接式二披水屋頂(包括石板頂、檜木皮或茅草等)。

此型住家最大的特徵是半穴式的基地，通常坑寬約5「托」(havkan)[註2]，進深約2.5「托」，深約1臂長(亦即寬約7.5公尺，進深約3.75公尺、深約60公分)，據瑞岩的調查(1949：P.31)則寬約6 tsihailun)、長約2 tsihaluh(叫作 gimp'sulun)、深約1 vizik Kaxyan，二者大抵相同；事實上寬度自5托至7托均有實例可查，而坑深自1臂長(如南山社)至3臂長(如巴蘭社)亦有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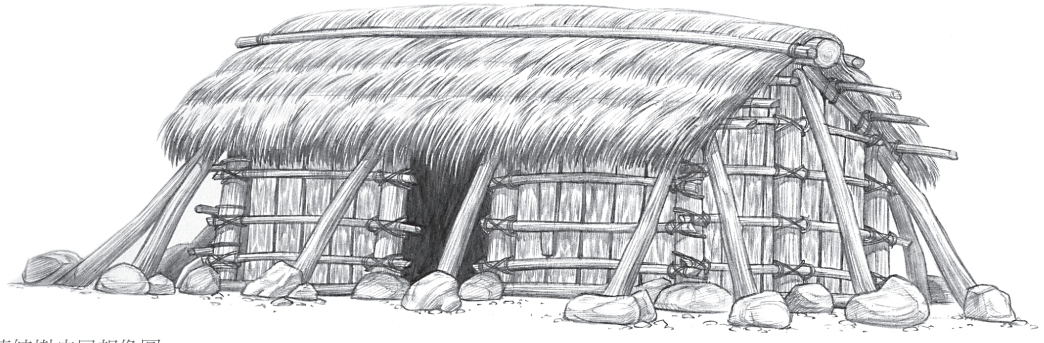
基坑較深之家屋通常將坑中挖出之土方堆置坑側外沿，然後用石垣固定其內外壁及坑內四周邊緣，坑深最大者以萬大社之2公尺為最；事實上，東部型(花蓮一帶)及西部型(新竹縣一帶)亦有深床式的記載。

挖好的直立之坑穴，須以砌石固定，或以木板作擋土，然後立柱於山牆兩側，每約隔4托立1組，每組包括前後二柱，中間架樑成三角山架，晚期則於中樑下再加短支木，然後前後跨上櫊子；板條格柵，而

成泰雅族之一般屋架形式。

中部型住家的牆壁是積木式厚牆，此種構造為泰雅族所特有，尤其在深床式的中部型及平床式的西部型中常可見到，而在東部型的太魯閣及塔烏兩社裏亦曾使用：其構造方法為沿直立之挖掘面如排板樁擋土牆似地插入長板柱(入土約40公分)上面以厚板、角材或用木材支撐固定，最上部即為簷樑，中間則以各組屋架支撐其間，然後，距此板樁上外圍約30公分至60公分處，每隔50公分至90公分再立上圓木柱，然後分別與各圓木柱及內板比木條紮緊，中間堆置直徑3公分至5公分左右之小圓木或如柴薪狀之細長木材而成壁體：有些地方無適當板材，則以兩面的列柱固定而成。

在南投縣仁愛鄉及臺中縣和平鄉一帶住家另有更成熟的山牆構造，即在各組山架下增加棟木(橫向樑)，且於山牆上立棟木之支撐柱，此種構造在加羅林群島的科樂



傳統樹皮屋想像圖

魯島，及北緬甸的加泰族與西揚族裏也使用過，主要是為了遮蔽熱帶強烈陽光需有更大的簷深時自然產生的更成熱的山牆及列柱構造。

中部型屋頂形式因為材料不同，又可分為三種：

1.石板屋頂：（如南投縣仁愛鄉巴蘭社）屋頂坡度極緩，出深簷，屋頂以石板如板瓦之構造。

2.檜木皮底、石板舖面、上壓木條之屋頂：(如宜蘭縣南澳鄉)其正背部份為交叉壓板木條。

3.茅草頂或檜木皮頂：(如宜蘭縣大同鄉)。

2.西部地方住家：是泰雅族家屋類型中最突出的一種，因為其屋頂為半桶形狀，分佈的地區包括新竹縣五峰鄉一帶．如Maibalai社等，由於屋頂的形式，開口由側邊入，亦即平面為「正面較窄之矩形」，基地一般為平床式構造，單室、木造、屋頂為茅草材科。此型之最大特色為竹造。其平面配置大致和泰雅基本型相同，重要的是牆壁以分割的竹條相合抱，然後以相互垂直的竹材編紮成格狀骨架，再紮成牆面，而屋頂則以坡度極緩的櫟條，交叉於正背主樑處，並固定於兩側之簷樑，或直接彎曲成半筒狀(如東部型)，再分別以直條竹櫟垂直固定其上，屋頂的出簷很大(前後都有)，約1.2公尺，外部有列柱支撐。

此型家屋之穀倉屋頂亦同樣以竹條做

成，出簷深、坡度緩，而基地四周的欄杆亦以竹編紮(高約1~2公尺，立材間隔約2公尺，橫材約20公分)而成；至於導水管也是竹造。因此甚具特色。另有複室之案例，乃將廚房另闢一側，並附部份寢床及儲藏室，而原有之單室中央以竹壁三面圍成一祭祀空間房屋構造則大抵與單室相同。

3.東部地方住家：平面類型類同中部基本型，基地為平地構造，而材料為竹材，分佈區域包括花蓮縣(如鳳林鎮、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等)全區域。

4.西北部地方住家：主要特徵包括平地式的基地、竹造、竹頂，平面分化較成熟(部份有複室的出現)，是泰雅族中最受「異族」(漢人、賽夏人)影響的建築形式，主要分佈地區包括桃園復興鄉、苗栗縣泰安鄉及臺北縣烏來一帶。

註1 臺灣高砂族的住家，千千岩助太郎，1960臺北南天書局。

註2 南澳的泰雅人，李亦園等，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傳統竹屋牆面

## 三、附屬建築設施

在介紹泰雅族的主要建築──家屋的同時，也應該要了解其他附屬建築設施有哪些？它們各有何功能？與生活的關係如何……等等，也多了解一些屬於泰雅先民的生活文化面象，泰雅族的其他附屬建築設施比較重要的有敵首棚架、瞭望臺、穀倉、守望臺、田中耕作小屋等，其餘的有例如：獸骨架、豬舍、雞舍…等等。



雅泰族的頭骨架・明治36年攝於屈尺蕃烏來社引自「臺灣番族圖譜」第二卷

1.敵首棚架

敵首棚架是部落族人依據Gaga「出草」[註1]後，置放敵首之處，一般置放於部落之前方不遠處，除警告進入部落範圍外，同時寄于被馘首之靈保護部落之意。

2.瞭望臺

亦有人稱為望樓，泰雅族的瞭望臺(望樓)建築，在臺灣原住民族建築中相當突出稀少。過去部族尚處於敵對之年代時會設於部落入口，用以監視外敵，夜間有青年壯丁值宿擔任警戒，以維部落生命安全。後來日據末期移到社內是良好的風景眺望之處，也成為男女約會、娛樂、納涼及寄宿之處所，千千岩助太郎調查的時候，日本人因為風紀的問題予以廢止。



瞭望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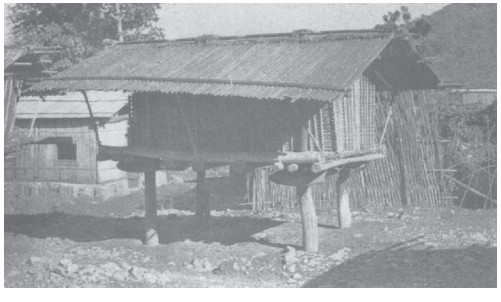
過去南澳社的望樓是一個寬約1.8~3.6公尺平方的平台，由高約3.6公尺至9公尺之數十根圓木所撐起，直立柱以橫木搭紮其間，以抵抗柱之挫屈力，另四側以斜撐支持橫向推力；室內高度約為1.2公尺至1.5公尺。室內地板中央以大石板為

灶，除入口一邊外，三邊均有瞭望之窗户，牆外亦設有窄廊。

由於，各部族的地理環境不同，並不是所有泰雅部族均有瞭望臺(望樓)建築，在南澳社稱為Paga或Mirakka，在大同鄉(宜蘭縣)則稱Syakkao。其他地區則因具有天險要地，無需類似建築物。

３.穀倉

早期部落各家户或家族為儲存穀類或酒類、醃肉類等食物時，會在家屋附近建一外形好像是一個小家屋，但是又離地挑高的高床式建築作為糧倉。原則上每户各有一棟，但較富有者可能有2、3棟，或有2、3家共用一棟的，其間內部作隔牆，且各有各的出入口。穀倉構造大抵和一般族群相同，只是在材料上有更多的選擇，包括茅草、竹材、樹皮及木板材等。北勢群流域總頭目尤帕斯.卡義口述時說到：「k'hu[註2]是大安溪流域對穀倉的稱呼，穀倉的搭建會在部落內家屋附近，主要作為糧倉儲存穀類與各式農作收成，但未曾聽過有人蓋在耕地附近。」



埋伏坪的穀倉 引自「臺灣高砂族的住家」南天書局



穀倉復原圖　1997年原建於象鼻部落活動中心旁，2002年興建託兒所，已不翼而飛。

◎ 穀倉 (K'hu) 的用途與型式

傳統農業生活中，每當秋天一到陸陸續續的農作物就要開始收成了，但是收成之後必須有一個儲放的空間，可以將收獲農作物儲存過冬到第二年的收成之前或更長的時間，而泰雅族存放的空間就是──穀倉(K'hu)，因此，穀倉(K'hu)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簡單的說穀倉的用途，就是存儲放置小米、稻穀、雜糧等食物的場所。

泰雅人的穀倉(K'hu)其型式與漢人的穀倉有著不同的外型與結構，但傳統的穀倉(K'hu)的外型與結構，自有K'hu之後就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因為生活必須的遷移，而居住環境的改變，適地性的材料取得不同有所變化，因此，傳統的

穀倉有茅草、樹皮、竹子……等製作的外形，就好像是一個家屋，但是又離地挑高的，其中還有四個到十數個不等橢圓形向下彎曲的片狀物體──防鼠板(Yulu)，一來可以防潮，二來又可以防止蛇、鼠等爬蟲類。

◎ 穀倉(K'hu) 的製作

由於泰雅人的穀倉(K'hu)的造型與用途及結構的因素關係，在製作上有不同的過程與關鍵之處，因此，傳統的穀倉(K'hu)在製作上會分成幾個部份分別進行施作。對年紀稍長的泰雅人來說，K'hu可以說是童年往事不可磨滅的一段記憶，Yaki Ciwas．Taru(張林菊妹)就提到童年時曾經在K'hu下圈養牛隻，也有看到其他的長輩在K'hu下織布，也有人在童年時期會在K'hu內外玩耍呢！如今，在北勢群區域只有泰安鄉象鼻村的象鼻國小籃球場邊有一棟由「泰雅北勢群文化協進會」於86年所搭建的示範樣版，但是卻因為要建蓋幼稚園而拆除，如今已不翼而飛，對於穀倉的外貌只能從當時拍攝的影像中去回想了，令人惋惜。

◎ 樑柱（Luking）

Luking──樑柱是穀倉(K'hu)的主要結構體，也是支撐整個(體)重量，因此，在材料的選擇上會格外的注意，例如：會選擇質地堅硬、可耐蛀蟲甚至有驅蟲氣味耐蝕的樹─山毛櫸(T'g'bing)、樟樹(R'k'nus)、烏心石(S'karu)…等，通常可連續使用30-

40年以上，因此，在不斷的游(輪)耕遷移的過程中，Luking就不斷的跟著移動在不同的山林中。

Luking—其基本數量是四枝，也就是穀倉四角各一枝平均支撐，因此，穀倉面積越大則在前後左右相對應位置內多加一或更多的Luking，數量一定是四的倍數增加，在製作過程中Luking的選擇最好是筆直，量取適當長度四枝，每一枝又各自裁斷成一長一短二節，長的一段部份約佔長度的3/2其長度(應含將埋入地下一手臂長)，在其上方部位加以刨修成底寬上窄—凸字型，以做為容納(穿過)—防鼠板(Yulu)，加以支撐整個穀倉的上半部重量；短的一節將下端與長的另一節各修成半邊形加以藤篾綑綁紮緊，成為上半部的樑柱即是。

◎ 防鼠板 (Yu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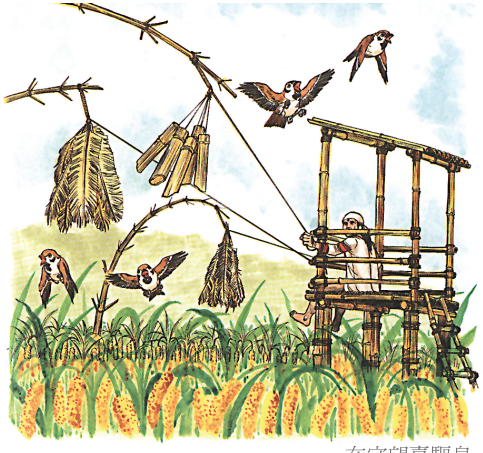
Yulu—防鼠板是穀倉(K'hu)的主要結構體之一，且外型就像是一個橢圓長形向下彎曲的木板，除了具備防鼠功能之外，同時要能支撐穀倉平臺，因此，在材料的選擇上與樑柱(Luking)是一樣的重要。Yulu的製作並不困難，首先，選取一段長不超過120公分直徑不小於90公分的原木段，再將此原木段從中心線切半成半圓形，之後將半圓形的原木段外部圓形部份保留至少約十公分的厚度，內部多餘部分加以刨修成型，完成往按愈配合之樑柱Luking的粗細挖一洞孔再裝套至樑柱

Luking上，防鼠板Yulu的數量與樑柱Lukina的數量成一比一相互配合。在早期缺乏工具的時候，先祖們會找已開始腐朽的硬質枯木加以刨修使用，可以想見當時製作穀倉的辛苦與困難。

◎ 頂與圍籬

穀倉的頂與圍籬從早期的茅草、樹皮、桂竹到光復後的木片都有，對於材質的使用應該說是隨著居住環境的改變而使用當地容易取得的材料，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穀倉的搭建與演變是隨著工具取得與材料運用的便利性起了很大的變化，穀倉也變得越來越精緻，也愈來愈工整。

由於製作工具的缺乏，早期的穀倉只用茅草或樹皮簡易的圈圍，直到與外族(平埔、客家)及日本人統治下交易或贈與的鋸



在守望臺驅鳥

子等工具後，正式開啓了製作過程的精確與美觀，以及改變使用工具、結構、材料運用的新里程。

4.守望臺

對每一位年紀稍長的泰雅人來說，在孩童時期的階段，都要隨著父母親到山田裡去守望小米田，而遮陽的建築物就稱為Lapaw，不論其使用的材質如何?外形幾乎

是如出一轍，好像是一個沒有圈圍起來的縮小版家屋，但是又離地挑高的，應該說是比較接近瞭望臺形式的建築。在山田耕作地興建守望臺，主要是農作物生長期間方便照顧。守望臺設在高處，可眼觀四方，保護農作物不受鳥類偷食。

◎ 功能

Lapaw在現今的泰雅社會裏幾乎已看不到它的蹤影，其外在的樣貌就像是一個挑高的、離地的、去了半邊的超小型家屋。而Lapaw搭建的目的。簡單的說就是利於照顧田園的作物──小米或者旱稻(陸稻)，不為鳥類所食。

◎ 製作方式

Lapaw的製作過程，首先要預先確定搭建的位置，通常Lapaw的搭建的位置，會



守望臺製作

選定在平坦田園的中間或其中的一角處，如果地勢不平則會選在較高的位置，或者是斜坡田園的最上方處，以增加視野開闊度方便看管接近農作物的鳥類。

選定完位置後，就是準備材料了，在以往的傳統農作物──小米或者旱稻(陸稻)的

生長過程中，是需要被看顧的，當小米或者旱稻開始抽穗時，就是Lapaw的製作時機，Lapaw的製作材料在較早期桂竹(Ruma)材料尚未被族人所種植之前，是用居住山區木材搭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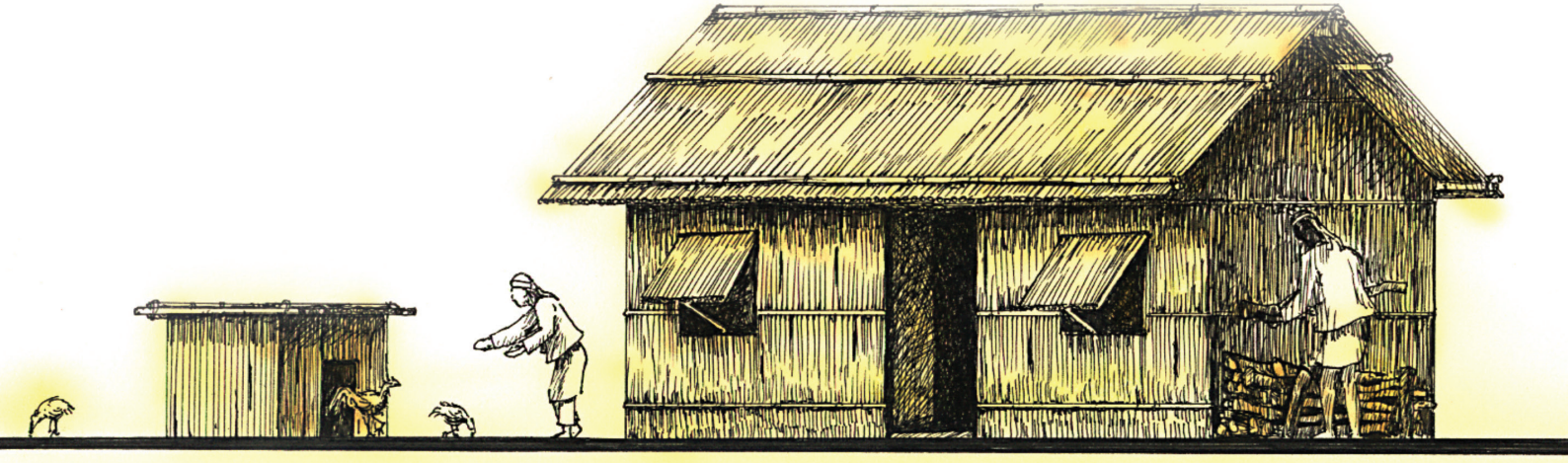
桂竹 (Ruma)對泰雅人的生活而言，可以說是息息相關的，桂竹的大面積種植大約是在民國二十年後，因為部落的遷移大抵上已漸固定，因此，逐漸擴大種植面積，變成生活密不可分的材料，因此，在民國五十年之前幾乎泰雅族的建築物都是採用桂竹，除了便於取得之外，主要是容易構築。

Lapaw的製作用料木材與桂竹的搭建方式是一模一樣的，首先是挖掘四個支柱的洞穴，深度大約是接近一個手臂的長度，通常深度要視Lapaw高度作一定比例挖掘，目的是讓Lapaw更穩固，守望期間可以無安全的顧慮。

挖掘四個支柱的洞穴後，就是安放支柱，接著再把橫樑、頂樑用黃籐皮固定住，再將底面與頂面的竹子一支一支的安放固定，最後，才是架設攀爬望臺梯子，到此大致完成了Lapaw的製作。

5.田中耕作小屋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農舍，山田耕作地如果距部落太遠，就必須在田地側邊築有與家屋相似，但形制較小的簡易小屋，以便提供過夜住宿、堆積儲藏工具、農產品等功能。農舍可防風避雨、防毒蛇猛獸。農舍大小得視自己所需興建，其建



傳統雞舍與生活空間想像圖

材視地域環境而異，以竹子為佳。大多數泰雅人對耕作小屋的稱呼為tataq，亦有takag的說法，早期從茅草漸漸進步到桂竹材料，如今的農舍小屋早已搖身一變成為具有豪華電器設備的家屋了，相信年長的耆老們，料想不及吧！

6.獸骨架

有設於屋內入口之上方者，亦有設於屋外棚架，在傳統社會中可以彰顯獵人之能力。

7.豬舍、雞舍

豬舍通常在雜木之間隨意的圍成，或以簡單之竹、木、茅茸等材料加單斜頂等。至於雞舍，大抵和豬舍同，但有些地方為防其他動物的奪食亦有作成高床的雞舍。泰雅族畜舍只有雞舍和豬欄兩種。鄰近賽夏族的畜舍有豬欄、牛欄，欄以圓木為柱，再以橫木做杆欄，只要豢養動物不逃出即可。雞舍、犬舍以竹為牆，以茅草蓋頂。

註1 對於泰雅先民早期「出草」一事，學者專家或一般百姓有所誤解，誤認爲早期的泰雅人野蠻、凶悍，隨時隨地可以出草，其實不然，依據部落耆老的口述，「出草」泰雅語叫Mgaga，它是必須有所規範、有所限制、也有其禁忌的行爲，必須經由Hmgup(占卜)過程，得到靈界同意之後方能行使。在過去部族生命安全及部落生活範圍（含耕作地、獵場）受到侵害時，先民會出草是自然反應，反觀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自認文明的現代人，不也一樣的行爲，不同的只是使用的工具罷了！

註2 k'hu是泰雅族大多數區域內對穀倉的稱呼。



# 肆 泰雅傳統竹屋之現況與轉變

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在九十二年二月的報導中提到：「在很多有關原住民的著作裡，通常會介紹泰雅族傳統文化，其中會看到用竹子搭蓋的傳統房屋老舊圖片，我們已經很難在現代，看到真正的竹屋。不過，在苗栗泰安鄉有一間花費將近半年興建的竹屋，又把泰雅傳統房屋的樣貌，忠實地呈現出來漸漸失傳的傳統屋建築工法，部落族人，從去年九月開始興建一間完全用竹子和杉木為建築材料的傳統竹屋，作為未來的傳統生活展示館。說來蓋竹屋很難，從砍竹子剖開竹子到開始蓋，費時費工，所有的竹子都要用火燻烤處理，才能耐久，一點都不能馬虎，可見我們泰雅族老祖宗的智慧，現代的泰雅族人生活上幾乎已經和平地漢族一樣，除了工寮通常用鐵皮搭蓋，像這樣的傳統竹屋早就已經沒落，要找會蓋竹屋的師傅更不容易，大家都蓋水泥洋房，或許不久之後，泰雅族人將難看得到傳統竹屋了！」



泰安鄉梅園村使用中的竹屋

保守的說法竹屋一般來說可以使用二十年以上，期間如果勤於更換腐壞的部份，其實，四、五十年之久的竹屋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還可見其蹤影。在70年代以前北勢群範圍裏的山區原本矗立著許多傳統竹屋，但桂竹之材質特性並不耐長年雨水及天候變化，因此，長久下來，如今已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置身竹林中的竹屋

到部落實際觀察後，發現正在使用的僅有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1鄰8號李乙真的家屋。李氏之父李天祥先生為臺北新店客家籍人士，日據時期擔任警丁工作，在當時新竹州大湖郡(今苗栗縣泰安鄉)內服務，歿於雪見，得年50。李氏民國25年生於麻必浩（今泰安鄉象鼻村永安）部落，日本戰敗後定居大安部落，到了民國45年間，因為當時經濟能力薄弱，於是請張木財先生[註1]與兄長李文龍[註2]一起搭建完成。

回憶當時搭建的過程時李氏說：「由於我們算是外來的移民，因此，一切開墾都是從頭開始，民國45年左右時我們決定要在現在的地方蓋一棟房子，於是，就先開挖地基，由於地勢相當傾斜，光是人力

挖掘就費時4、5個月，之後才是砍竹子了，因為移民所以並沒有種竹子，當時用的竹子完全是用買的，還記得是跟象鼻部落的謝德水、謝阿清買的，竹子砍完後就直接用人力拉到地基附近，再依照所需長度丈量、裁切、加工，這個過程又花了約半年的時間。而房屋的柱子就用附近的山毛櫸，橫樑則是與大安部落的李萬福買杉木來用，最後的組合裝置又花3、4個月，印象深刻的就是蓋完後就去當兵了。」李氏所蓋的竹屋與傳統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門、窗所用之材料，已由竹子改變為木板，李氏說：「這棟竹屋的木板材料是請許信山先生到大安溪找漂流木用手工一片一片鋸下來的，窗户是自己釘的，而大門是請梅園部落的賴建郎先生幫忙製作。」

其實李氏在搭蓋竹屋之前曾經到附近部落請教耆老搭建技術，但實際則自行施作，因此，在做工上有些可循之處。更換過的就只是因為腐壞的竹片，至今已有近47年歷史的竹屋，其間更換過四次屋頂面，最後一次是請梅園部落的賴阿生及大安的Ukuy（李定春之兄長）在民國84年時更換，材料由桂竹改變成為鍍鋅浪板取代。另外，靠山壁的牆面部份，因為比較潮濕更換過一次，其他則維持未動，直到目前為止。李氏竹屋目前繼續使用中，由於李氏年歲漸高加上未婚膝下無人，竹屋年久失修下已破舊不堪，雖然，有心重建，但是，已無能力，正如同李氏在拜訪的過程中說的一句話：「以前的人用勞



力、用親族換工合力蓋房子，現代的人卻用新臺幣蓋房子！」

其他在北勢群泰雅區域內尚在使用中的傳統竹屋還有如：泰安鄉象鼻村的象鼻部落有棟卸任頭目田金次女兒田二妹(Yuma·Besu)田氏的傳統竹屋，屋頂面也已更換為鍍鋅浪板。另外近年採傳統工法搭建的還有在中興村司馬限部落，由故謝福瑞先生[註3]為建置個人泰雅文物館而搭建的竹屋，另外還有數間其他族人為因應觀光休閒民宿並對外營業用途之竹屋，因此其格局、規模偏小。新建竹屋較具規模的是由苗栗縣泰安鄉馬達拉觀光協會為因應觀光休閒民宿所搭建的文化園區，但搭建工法已轉為現代化，結構不再依尋傳統。



桂竹已淪爲裝飾家屋的材料

註1 張氏在日據時間擔任木屋搭建師傅，日人戰敗後定居今永安部落，張氏已離世，其女張淑慧（Haruku）世居永安部落。

註2 李文龍先生世居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部落，曾經擔任警察、象鼻國小教師等職，目前以農爲主兼營零售店服務鄉里。

註3 故謝福瑞先生爲泰安鄉境內少數收藏傳統文物並兼具製作文物之傳奇人物，早年即已建置個人「泰雅文物館」，其中蒐藏有貝珠衣及相關配飾，逝于91年秋，令人惋惜。



用木板、土牆搭建的家屋── 攝於清安國小前

建築不但是人類祖先智慧的累積及產物，也是人類為禦防外侮及建立私密空間的重要堡壘。同時人類生活史的演變上建築有其革命與轉變，也是人類邁向文明的重要遺跡之一。而原住民的建築演變可以從歷史軌跡、文獻記載、建築遺跡或部落耆老口述中加以驗證，泰雅建築的轉變不難從其農業耕作型態的改變看出相關聯的地方。

早期尚屬輪(游)耕時期的先人，必須在其耕作地附近搭建屋舍，一旦地利用盡會另擇良地而居，如此反覆不斷的遷移、游耕。因此，在當時環境背景各項條件欠缺的情況下，房屋的建築型式、建材取得勢必有其限制、有其考量。以先人融入大自然生存的經驗法則來說，自然是以適地性的材質做為優先，例如：茅草、樹皮、野草、竹子、芭蕉葉…等任何可用來遮風擋雨的風土媒材。經過千百年的歷程族人由單純的封閉性的家族生活方式漸漸到群體的聚落以及與外族的接觸，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往後建築的形式與技術及材料地運用。

泰雅建築的改變可以說有幾個重要的外在因素及關鍵時期，其一是荷蘭、西班牙時期的接觸引進了各項新鮮的事務與外貌，多少刺激了先人的觀念。其二是清朝時期漢人進入臺灣的開始，引進了鐵器及建築外貌。其三是日據時期日人引進了更新的建築技術與工具，更甚的是引入新的農業生產方式──水田定耕與集體移住，從此泰雅族的住屋由散居的個體數戶漸漸的成為聚落[註1]，生活漸趨固定幾乎不再游牧無根，雖然日人對泰雅族作了多年的討伐，但不可諱言的是日據末期，確實改善了族人的生活條件與住宅品質。其四、是臺灣光復後族人與外族不再有爭戰行為，生活安定，對房舍的需求日趨舒適。也依循著與外族接觸的過程中學習外來建築文化與技術，泰雅建築不論是型式、結構、建材取得、技術運用等等作了不斷的改變，都是因著實際生活舒適所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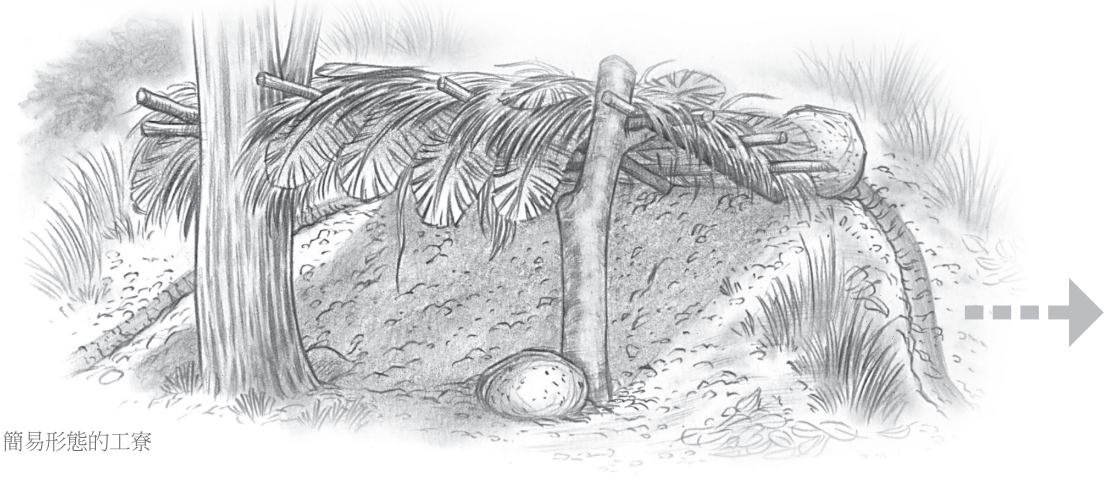
簡單的說泰雅的建築從茅草、樹皮、野草、竹子、芭蕉葉…等簡單結構到木片房屋、磚瓦、鋼筋水泥，直至九二一地震後普遍採用烤漆浪板的今天為止，我們不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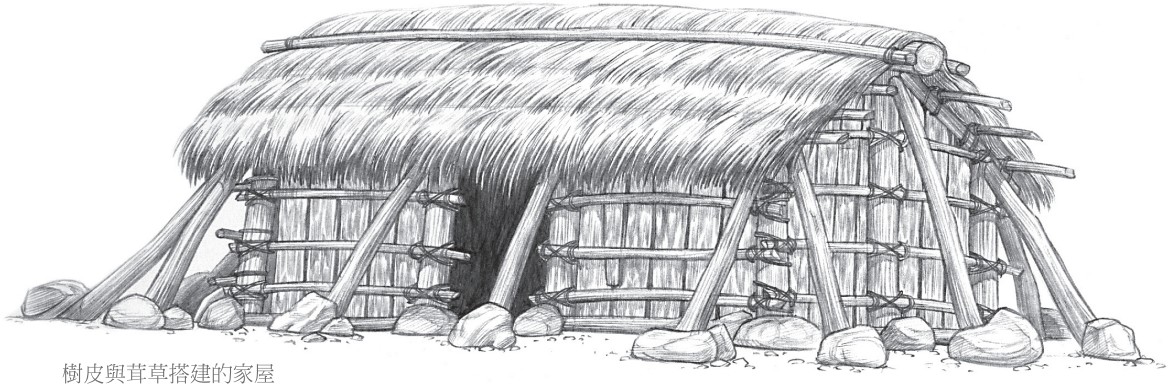
921地震後的鐵皮屋

看到了泰雅的建築轉變，其實也從中看到了泰雅族的近代歷史，值得族人反省，也做為外族認識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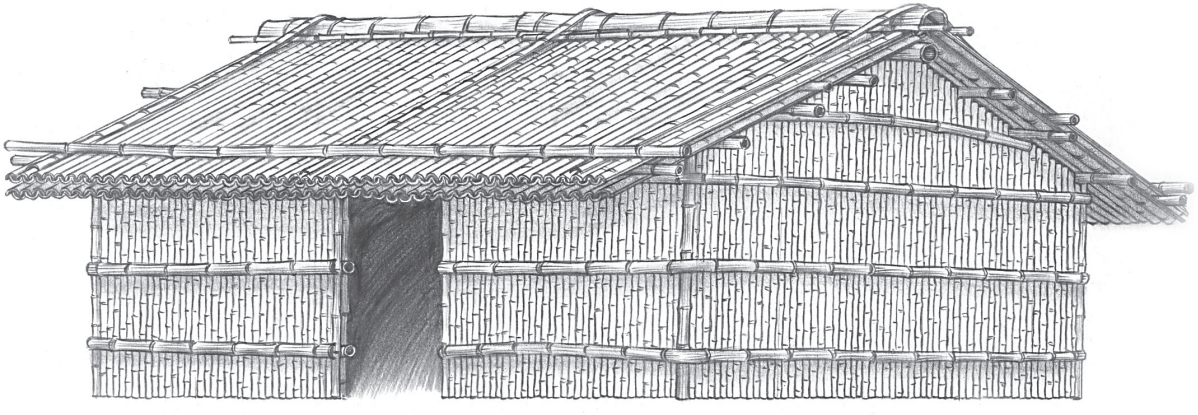
[註1] 從前泰雅族的住屋是散居的家族個體數戶，日據時代中、晚期時實行水田定耕與集體移住，爲的是便於統一管理，也因此漸漸的成爲聚落(部落)的型態至今。



簡易形態的工寮



樹皮與茸草搭建的家屋



傳統竹屋樣貌



# 伍 竹屋的搭建

過去原本搭建傳統竹屋、工寮或儲藏室均使用桂竹，但是由於桂竹的耐久性、耐候性有其一定之限制，很快地不出二十年後就會自然毀損，因此，近年來不論是家屋、工寮、儲藏空間等建材已由桂竹轉為耐用又容易施工的金屬鍍鋅浪板，如今彩色的烤漆浪板也已成為山區的景觀特色之一。

佐山融吉在「番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下篇」[註1]對於泰雅族之村落敘述為：「多數建造在山腹小臺地上，早期是逐水草而飄泊各地之遊民，嗣後因墾農而建造較粗糙之家屋定居，此後三、五人家彼此毗聚而形成一小部落，但基本上仍為一散居式民族。」

根據族群的不同，過去原住民搭建住宅時會顧慮防禦外敵的部份，因此，多半選擇不易接近的天險之地搭建，而小島由道、安厚信三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註2]中提到過去泰雅族選擇居住環境時的條件如下：

1.農耕之便利。

2.適於防禦。

3.適於居住(健康要求)。

4.避諱不祥之地。

5.夢吉地。

而對於傳統社會中因著族群個人或家族之生活而有所遷移時，則提出如下的可能原因：

1.家長死亡或家中有人凶死(自殺、他殺)。

2.屋內出現龜殼花之毒蛇。

3.疾病、負傷等不祥事件連續發生。

4.屋宇腐朽。

5.不適耕作或防禦之需要。

早期日本學者的調查研究，對於身為泰雅族的後裔，佩服於他們對族群文化的深入探究，留下文字與影像紀錄，作為後人追尋的依據，唯一的缺憾也許只有因語言的差異在轉譯過程中，出現狀況，也因此才能知道田野過程的重要。針對居住選擇條件及家屋遷移的說法，北勢群的耆老說傳統的泰雅人居住之環境必定經過夢占過程，至於其他如日照充足，忌諱背陽面的地理位置、離水源近等等因素的考量是必須的；由於，傳統的生死均與家屋不可分，人死必埋於家中角落，但不會久住，離去時只拔除樑柱。但是，以泰雅族過去的游耕遷移速度來看，耆老說沒有一棟房子是用到屋宇腐朽的，再還來不及腐朽之前早已遷移到他處了，因此，所謂的屋宇腐朽其實是遷移後的遺址罷了。



象鼻部落新建於2002年的傳統竹屋

註1 蕃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下，佐山融吉編，1917。

註2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 ，小島由道、安厚信三，1915。



建造中的傳統竹屋

## 二、泰雅家屋與竹子的關係



桂竹

一般來說泰雅族傳統竹屋的歷史並不久遠，可以追溯的年代大致是日據之前清朝之時至今不會超過300年，可以這麼大膽推論是因為一來竹子是外來品種，根部種植到成林必須經過一定年代。二來是因為300年前泰雅族的生活用具尚未接觸鐵器工具，無法進行細緻加工過程。三來100年前族群屬於游耕遷移的小米文化年代，仍有多數族人的房子是茅草屋。四來日據前期到中期時族群仍在逃難階段，不會蓋固定性地居住空間。

北勢群的傳統竹屋據Turai·Kagi(田榮)口述其先父Kagi·Besu在日據時期，也就是1914搭建過傳統竹屋時只用一把所謂的「番刀」(putting)就完成了傳統房屋的搭建工程。當時尚未看到鋸子，鋸子的使用是到了日據中、後期才用交換及購買或與居住山區製樟的漢人借與的方式取得，製作工具的取得改變搭建的技術，也因此加快了搭建房屋的速度，更可以說泰雅的建築邁向了更精緻、更密實的里程碑。

只有一把刀可以運用進行房屋搭建的年代裏，竹材、木材的加工不但要有鋒利的刀，同時更需要具備高超的運刀技巧，才能在加工的過程中將竹材或原木精密完美的製作完成。Yutas Besu·Hayung (田金次)說在過往的記憶中，可以看到每個搭建中的房屋是否完美、精緻或用心，因此，有的房屋蓋的精緻，有的蓋的很隨性，部落裏或者流域之內部落間會相互的評論，傳統的社會裏，女人會以織布的技術來取

得族人的認同與地位的提昇，而男人除了狩獵的能力之外，房屋搭建能力與精巧與否更是男人之間相互競爭的項目之一。因此，在技術與精緻度更上一層的族人，會是別人搭建房屋或織布技術Gaga學習時聘請的高手。



用刀具做爲竹子加工製作的情景



象鼻部落的TuRai · Kainu(田榮)農閒時以籐編製日常用具

對於生活在過去傳統的泰雅族人來說，一般人一生之中是必須搭建至少三次家屋的，Besu·Hayung (田金次)說一個泰雅人年少時隨著家族遷移至少會先蓋一次的家屋，長大成人分家會蓋一次屬於自己的房子，不斷的遷移中又會蓋第二次的房屋，甚至於四、五次都有。

像Yutas Besu·Hayung(田金次)就在這一生中蓋了好幾次的房屋，因為祖先很早以

前來自大霸尖山地區，沿著大安溪的下游溯溪而上，他們最先定居在大安溪中游一帶G'siya的山上，在那裡不知居住多久，因此，大安溪流域北勢群的泰雅族稱為Mg's-iya。後代子孫繁衍之後，先後遷移到中興村的細道邦和司馬限一帶，Besu·Hayung (田金次)就在Puni liutux(出火)出生，之後又遷移到千倆山的Luhiy(今稱Trakan—鞍部，其實是不對的)，後續在Tayax、Muasan等地居住數年不等，因著不同的原因離開，日據後期，在日人集團移住的政策下做了最後一次的遷移就是到現在的Maipuwal（象鼻）部落。Besu·Hayung (田金次)在談到遷移的過程就會說又蓋了房子，從簡單地遷移中可以看到搭建的次數，後來定居到Maipuwal（象鼻）部落的族人，至少又蓋了三次的家屋，第一次是定居時蓋的傳統竹屋，其次是在臺灣光復之後，大約是民國52年時的葛樂禮颱風山洪爆發毀損部落家屋，於是蓋了第二次的木板屋，第三次是房屋老舊約在民國70年到80年代之間新蓋的鋼筋水泥屋至今。另外，Turai·Kainu (田榮) 民國24年生於象鼻部落，父親Kagi·Besu，祖父Besu·Bohing，曾祖父Bohing·Nawi，曾曾祖父Yawi·Msiag…，據父親口述是由祖父Besu·Bohing帶領從Maipasing (即今之臺中縣和平鄉南勢村南勢一帶)遷移而來。

兄長田新喜民國19年生於Muasan(梅園附近大安對面山腰)，大約3-4歲時遷移到

象鼻部落定居，正確位置就是在今象鼻派出所舊有工友宿舍(舊象鼻派出所遺址)，因父親早逝(田氏21歲時)年輕生活多半是與母親Lawai及兄長相扶持，也因此一般人均稱兄長田新喜叫Hobing·Lawai其原因在此。Turai·Kainu (田榮)記憶深刻這一生有二次親手搭建傳統竹屋的經驗，也因此在部落內有了多次的移動，第一次搭建竹屋是在民國50年時，因為與兄長分家於是與部落有經驗的故吳金財先生一起搭建，位置就在目前居住的象鼻部落一鄰26號現址(九二一地震之後所建)，當時經濟條件差所使用的材料完全是傳統的竹子、山黃麻木、烏心石、紅檜…等等，再用藤條綁紮固定，那時全部落只有十二戶人家，也一起住在那一塊土地上，到了民國52年時因為葛樂禮颱風侵襲，後方山腰滑動數十公尺，同時將多數人的家屋搗毀，雖然自己所建家屋並未受損，但基於安全考量只好全部落的人遷移到更低的地方，於是就第三次遷移到地震前居住的位置(目前小孩田正文搭建新房的位置)，因此就有了第二次搭建傳統竹屋的經驗，那時所用的建築材料已改用杉木及竹子，固定材料多了鐵釘及抓釘，房屋也更堅固。第四次遷移是與兄長田新喜一起請平地人搭建磚塊牆底上鋪木片搭建，屋頂是水泥瓦片的新式建築。民國88年九二一地震震垮了家屋，於是乎第五次遷移又回到原來第一次搭建竹屋的現址，如今，房屋採鋼骨結構，水泥磚塊牆面，彩色鋼板屋頂搭建的新屋，在89年底入厝至今。



族人砍伐桂竹的想像圖



北勢群泰雅人 引自「臺灣番族圖譜」第二卷

大安部落張林菊妹女士口述：「在日領時期中葉，其父親比令·雅裒(Piling · Yabau)由新竹Maisingau(今五峰鄉高峰部落上方)遷移至雪見地區之前曾經遷移多次，記憶中雪見地區的住屋是用aling(松樹皮)做的頂、圍牆…，到了1924年自己當時約十歲左右，又遷移至Lihang(今泰安鄉天狗部落上方二本松後方與萩崗斷崖之間)時，住屋才用桂竹搭建，但是桂竹則是今天狗部落頭目尤帕斯·卡義之先父贈送的，當時Lihang地區並未種植桂竹，同時在北坑溪古道上的部落未看到竹子搭建的竹屋，屋舍大致是杉木的結構，頂覆樹皮或茅草。直到到了1930年自己當時約十六歲左右，集團移住至大安部落(今張氏家族公墓)時，種植的山田是由永安部落提供[註1]，再由日警分配給加入者，住屋是用桂竹搭建，直到民國40年後，逐漸改用檜木柱子、橫樑，牆面則是先用桂竹剖片再編成結構體，結構內灌入用泥土和稻草混合的泥漿圍牆外覆木板而成，屋頂則是瓦片的新房子。」

另大安部落張梅蘭女士提到：「桂竹原本只是單純的做為傳統家屋、穀倉、雞舍…等等的建材，但是光復後桂竹漸漸有其經濟價值，同時種植面積已具規模，桂

竹作為部落經濟作物的全盛時期大約是在民國48年至82年間。民國82年後桂竹的使用漸漸被金屬浪板取代後，全臺灣的原住民區域不再以砍伐竹子為經濟來源。」

大安溪流域的北勢群各部落，甚至整個泰雅族山區轉形為採收春天新發芽的桂竹筍，而桂竹筍的收入幾乎是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看天吃飯的農業吧!到了民國89年以前桂竹筍的價錢尚能維持一定水平，但是，不幸九二一地震肆虐，整條流域的山脈水脈一夕之間移位，天候一年不如一年，如今其經濟價值也已一落千丈。

北勢群部落的建築物到了50至80年代翻修時，逐漸由竹屋、木屋到採用水泥鋼筋RC結構的樓房取代桂竹、木板等搭建的房屋，民國88年九二一大地震摧殘下全倒半倒上百間，由於經濟力低落，如今鍍鋅浪板、烤漆鋼板搭建的簡易鐵皮屋、組合屋充斥山林間，桂竹也只淪為裝修門面或裝潢用途及煮竹筍的材料了，相信不是一般族人所能料想吧!。



大安部落張梅蘭女士

註1 永安部落 早期外人稱爲Mbuanang，自稱Shiagaw均爲地名，日人據臺時稱爲Mabiruha社，如今，不論是自稱或他稱均爲Mbuanang或麻必浩。

建屋前的夢占



家屋與Gaga的關係—

家屋的搭建或其他附屬建築的搭建，是有其一定過程與工序，在沒有結構力學的參考基礎下，一切以能夠順利施作、牢固、無障礙空間的使用為思考依據。象鼻部落耆老Besu · Hayun（田金次）、Turai · Kainu (田榮)在竹屋搭建之前的訪問時特別提醒在實際的施作過程之前，有一項非常重要且不能忘記的動作就是夢占，必須先行夢占，夢占的目的就是占卜吉或凶，作為開墾新屋地基與否之準則。經過祖靈同意之後，方能搭建家屋。

談到夢占的細節，Besu · Hayun（田金次）將它過去的經驗說了出來，也希望我們搭建時能夠一樣做法，以免觸犯Gaga，夢占的過程簡單如下：「過去在游耕的時代裏，會隨著尋找新耕作地而搭建竹屋，當找到一塊適合的地基時，家主人或長者會在一個近傍晚的時分，帶著石灶（Lupung）[註1]到欲搭建竹屋的地點行簡單儀式，主人會將石灶（Lupung）埋入預定的位置，並祈求祖靈同意，同時護祐施工順利，不會有傷害等情事發生，完畢後就回家去；夜晚中，不論是家主人或長者或家中成員有人作夢時，就從其夢境中所看到的景象去推算吉或凶。」如果，夢境順

利就會在選定的位置搭建房子，反之，則繼續尋找適合之地，務必祈求吉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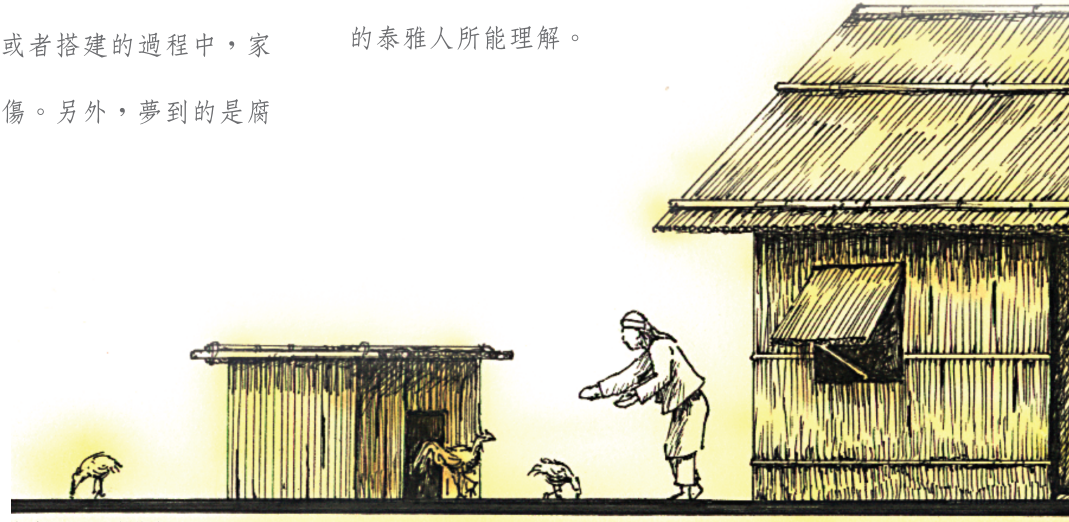
Turai · Kainu (田榮)說在過去的遷移或新建住家的情況是全部落性的，族人在頭目的邀集下會共同開會商討，尤其是當部落有所謂的pyux punu hocing或者是有M'atu[註2]時，就要開會決定另尋遷移之處，找到適合之處，頭目再邀集全部落地族人( 至少每户一人)共同開會，決定smi Lupung的日子，當天每一家户會派代表，帶著石灶（Lupung）到選定的位置，將石灶（Lupung）安置好並象徵性的取火，同時行malum kai 的祈禱，頭目會交代大家今晚睡前一定要跟祖靈說希望他們u-uax Kmamin。第二天後大家分享夢占的夢境，此時，頭



選地前的埋石儀式

目即會宣佈是否決定在此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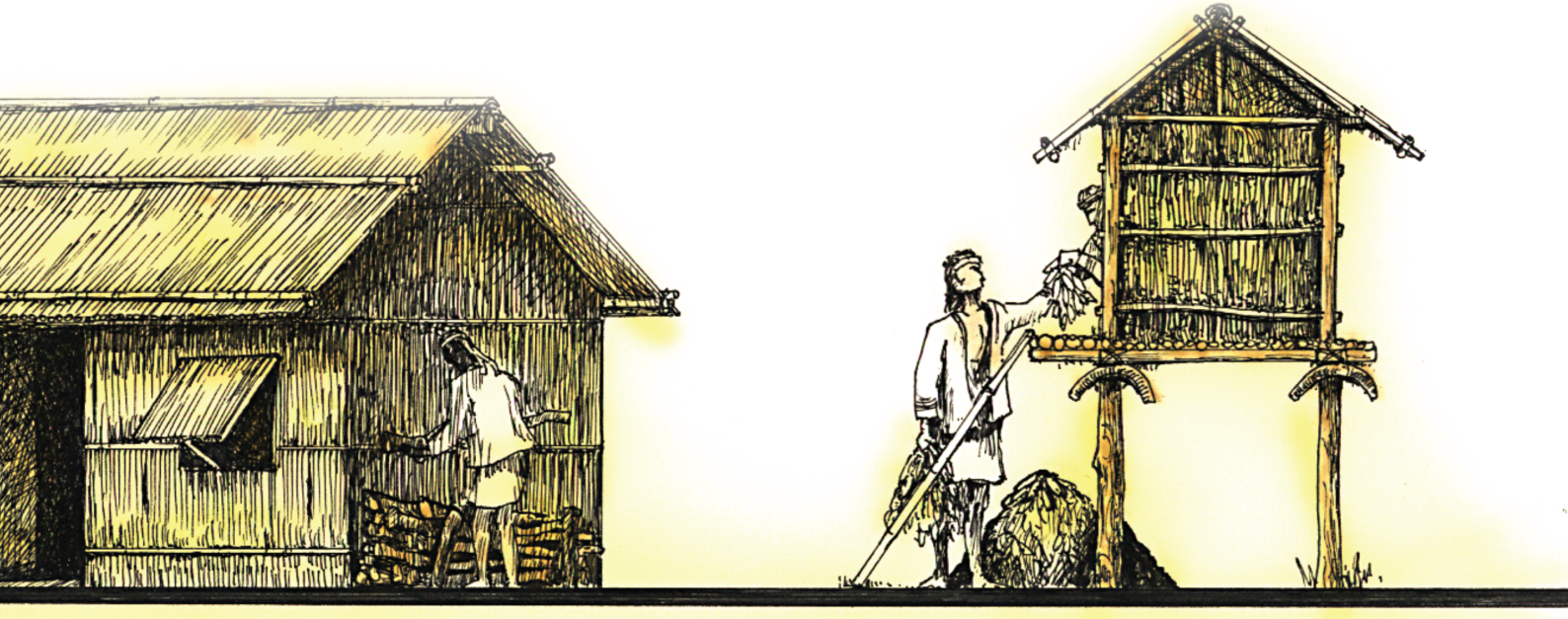
在談到Spen—夢占時，Besu · Hayun（田金次）就說在過去尋找開墾新屋地基時的夢占過程中每次會夢到自己撿到很多的魚，又大又肥的魚兒，在一般常聽到夢境中的景象來說，通常是以夢見撿到魚，代表所選的新地一定是適合的；反之，如果，夢到血光之災，就不宜在這塊地蓋新屋，不然會在開墾或者搭建的過程中，家人會有人出事或受傷。另外，夢到的是腐爛的東西時也不宜繼續開墾新地，因此，會放棄另尋他地，或在隔壁一些位置；也有人會再多等兩天，看是否有吉夢出現，當夢占的過程是吉利時就會在第二天之後開始進行開挖地基、砍伐樹木的工作……，總之，在傳統社會中的泰雅人一切以夢占及鳥占作為搭建竹屋、開墾耕地、打獵或出門工作與否的依據，非現代的泰雅人所能理解。



傳統生活空間圖

註1 石灶（Lupung）是泰雅人從前的石灶，由三顆橢長石頭組成，將三分之一埋入土裏，以增加穩固，其形狀似三枝斜上靠中的鼎，是烹煮食物的唯一空間，石頭選用有些學問，堅硬溪床石頭遇熱會爆裂，應選擇土中挖出或野溪中撿拾到較軟之石。

註2 pyux punu hocing或者是M'atu是指部落有瘟疫疾病發生，族人傷亡人數多，不祥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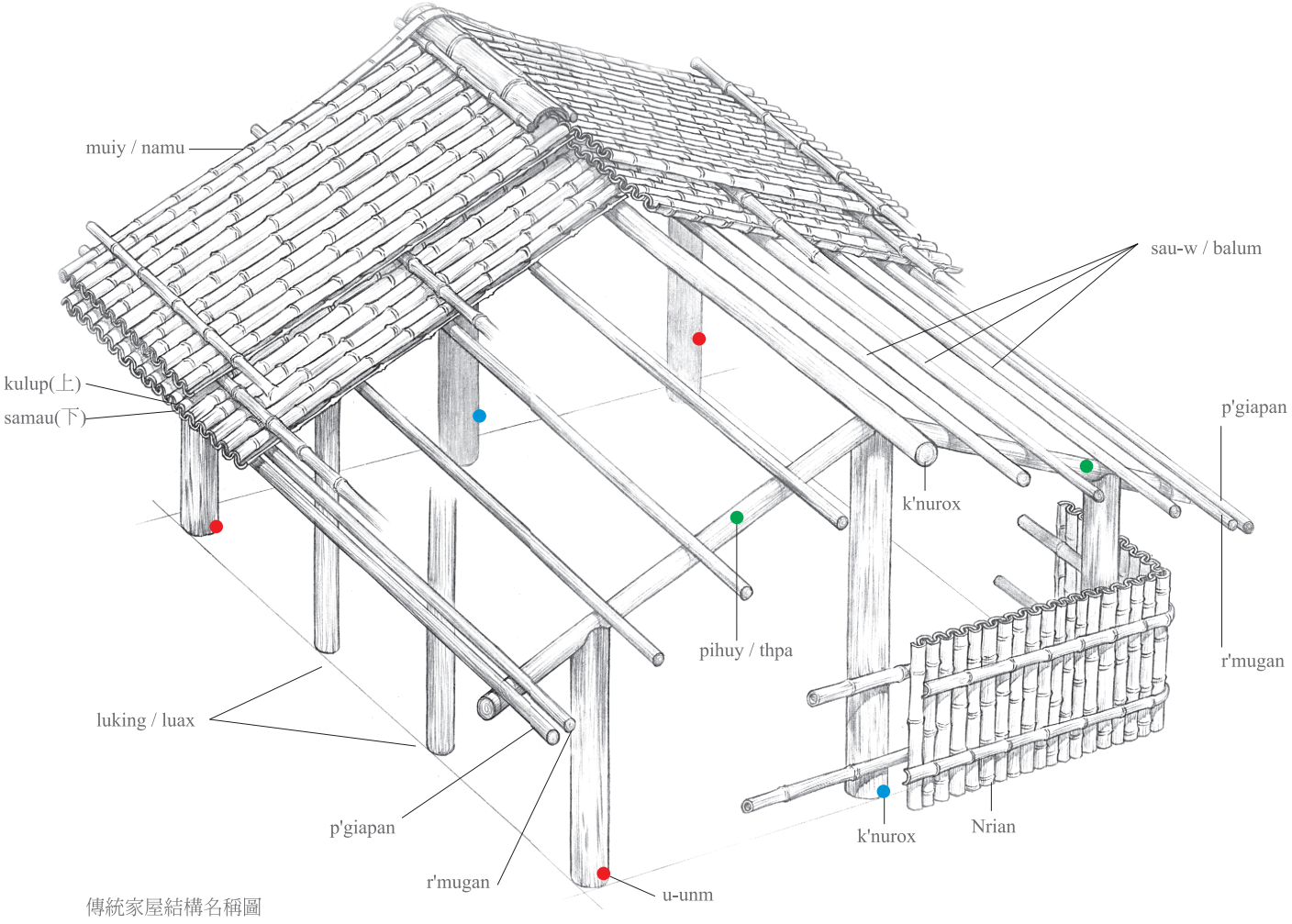


1.家屋結構與名稱

泰雅傳統建築的搭建是如何?又是否有泰雅人自己的稱呼?其實這是多餘的問題，只是有人說Sali，也有人說ngasan或muyau，其實是一樣家屋的稱呼。傳統家屋的搭建其實並不像現在的房子那麼大、結構穩固，過去的房屋格局小、結構簡單、材料單純。以北勢群象鼻部落為例：柱子只有六支左右，左右各三支對稱並立，外側的二支(亦即是四角落的柱子)稱為u-unm，中間的柱子稱為k'nurox，如果中間增加的柱子就稱為luking或luax，柱子的放置k'nurox較高，u-unm為低，再將頂面的左右木柱—pihuy橫跨k'nurox與u-unm上方，在k'nurox上相接呈現三角斜頂，側面看似國字—介字中間再多加一支立柱的造型。至於屋頂面的部分，最頂端的橫木條稱為k'nurox是單支裝置，最低位置也就是最接近屋簷的橫木條採雙數裝置，靠外部的木條稱為p'giapan，相對靠內的橫木條稱為r'mugan，其餘的頂上橫木條稱為sau-w或balum，所有的木頭相接部份完全用wani(藤條)綁紮，竹子鋪設結構之上即完成竹屋的搭建。看似簡單的過程，期間還是有些細節容易遺漏疏忽，也許可以說，竹屋搭建的工是否細緻、用心，蓋完後就可從下雨天即刻驗證。



砍伐竹子


muiy / namu
sau-w / balum
kulup(上)
samau(下)
p'giapan
k'nurox
pihuy / thpa
r'mugan
luking / luax
p'giapan
k'nurox
Nrian
r'mugan
u-unm

傳統家屋結構名稱圖


等待搬運的桂竹

2.家屋搭建的技術與工序

對於泰雅族傳統竹屋的搭建技術，前有小島由道、安厚信三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佐山融吉在「番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下篇」、「南澳泰雅人」及「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等學者專家對於泰雅族之村落所做調查報告書可以參考，由於泰雅族範圍遼闊，部族支系繁多，對於傳統家屋的結構與建造亦有所差異，基於，能有詳細的介紹以及田野限制下，本篇幅僅以接近雪霸國家公園的北勢群區域之北勢群象鼻部落為例，作為介紹泰雅人之竹屋搭建方式。

象鼻部落，日據時期約民國20年左右，才由集團移住的方式形成，是一個歷史較淺，遷移較晚的部落，最早由十二户人家組成，主要以田氏家族為主，後期才逐漸發展到目前的狀況，也僅有44户135人設籍於此，算是一個迷你的部落。

北勢群區域象鼻部落家屋搭建的技術與工序大致如下：


象鼻部落(maipuan)是日本人以山形爲名之迷你部落

(1)住屋地基選擇

一般而言依山勢蓋房子有其限制條件，泰雅住屋並不硬性規定，但有一些必須參考的因素條件與方位是：一、山腰上空曠風大之處必須避開。二、喜日照充分忌潮

濕。三、遷移時忌諱住在曾經有人居住之處。四、門的設置1.不可面向山壁。2.門的位置不可朝向太陽升起與落下的方位。3.門的方位不可面向墳墓。如果，地理環境具優勢條件，則可以有較多的空間可以利用，否則，就會如多數的部落一樣，空間緊促、巷道狹小。

(2)開挖地基── Smbalai sshium sali

地基開挖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夢占的過程，如蒙祖靈同意即可在日後進行地基的挖掘。傳統的建築空間雖然並不大，但由於地基大致是在山腰斜坡上，因此，必須要挖掘一塊可以建蓋竹屋的空地，過去並沒有鋤頭、畚箕等工具，因此，挖掘是用已廢棄缺了口的刀，至於搬運的工具則是利用欲做橫樑的山黃麻樹的樹皮，切開剝皮後，將原來內部的部分朝地面(較濕滑)，挖掘的土置於樹皮上，再用人力拉到附近的牆腳或砌石牆堆壘的空隙間，如同愚公移山一樣，一鏟一鏟的開挖地基，直到完成。因此，原住民的生活經驗是融入大自然累積出來的。到了日據時期才有鋤頭、十字鎬…等工具，挖掘的速度與績效才有改善。



開挖地基



忙裡偷閒

(3)材料取得與加工—Tmutu kohoni ru ruma

現代建築的主要結構有RC的鋼筋、C形鋼、H型鋼鋼構…等等，而傳統家屋無論是早期的樹皮屋、茅草屋或者較近代的竹屋都必需有其主要的結構體，早期的建築結構體是原木、竹子…等等，泰雅傳統家屋主要的結構體如：柱子—luking或luax、外側的二支(亦即是四角落的柱子)u-unm、中間的柱子—k'nurox，屋頂端的橫木條—balum、頂面的左右木柱—p'ihuy橫跨k'nurox與u-unm上方，屋簷的橫木條—p'giapan、r'mugan，其餘的頂上橫木條—sau-w或balum，所有的木頭都是用原木物料或桂竹子，在缺乏鐵器工具及大量搬運能力的年代裡，可以想像其艱苦及漫長的



用火燒烤竹子，以去除水份，同時矯正

加工過程，作為竹屋的柱子一般會選肖楠、櫸木、漆樹、烏心石、樟樹等有一定程度的堅實與耐用並耐蟲蝕等特性，其餘的材料多數傾向輕量化的使用。因此，選擇適合木料的取得就會先於數月之前就砍伐修枝，讓其自然乾燥，就可以減輕重量利於搬運。樑柱的選擇除砍伐之外，另外也會至大安溪河床尋找漂流木如紅檜或其



木料剝皮

他肖楠、櫸木…等，因此，在過去的遷移過程中，由於樑柱取得不易，通常遷移時會將重要樑柱一併帶走。

北勢群地區原住民日據以前尚未種植杉木，由於清朝開始到日本據臺後大肆砍伐樟樹及原始林，林相敗壞也開始引發土石流，日據中後期才開始造林是在約1930年左右，但禁止砍伐，北勢群地區正式使用杉木做為建材，已是光復後也就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事情了。五十年代以後家屋大致開始整建，有人會到大安溪河床尋找粗細適中的肖楠木做為柱子或木板屋用的原料，杉木的砍伐在苗栗縣泰安鄉一帶，大致是在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年代開始，七十年代達到高峰，有將其做為建材的但極為少數，絕大多數是賣給平地，如果是買賣的因算材積，砍伐時是要接近地表的，如果是自己用的，會砍較上端，預留三十至

杉木裁切



四十公分長，因為一來山坡上接近根部是歪斜上長的，二來是容易長側枝，不用再補新苗、存活率高又減短生長時間。

北勢群地區的桂竹是原住民自行種植的，每次的遷移就會在家屋、田園附近加以種植便於使用也食用竹筍，竹子的砍伐與加工會在竹園完成，竹子的加工主要是針對其長度與剖半及去竹節部分，一來濕嫩的竹材加工容易，二來加工後加以日曬的竹材在搬運上可以減輕重量。老一輩的族人砍伐竹子，修枝截斷，接著將圓柱型的竹子選其較平整的一面，用工具刀與其平整面呈平行剖開(Mka ruma)至三分之一處，再適度的用腳壓住較厚的一邊，微微用手搬向兩邊，直到兩半片分離後就可以將竹節的部份剝除(Magan puriy)，在傳統的時代，是用刀子一刀一刀的將竹節去除，過程冗長進度緩慢，直到了與日本人、漢人接觸後，引進了工具── Giohon，去竹節的速度才加快，也去除的較乾淨。也許會有人懷疑為何要去竹節，原因是竹屋頂及牆面都是用竹子的原料，同果不加以剖半去節，一枝枝的使用，不僅縫隙

大，容易漏水，因此，如何將剖半的竹子　　抱合，唯有將竹節去除方能做到。



以刀具去除樹皮，除利於乾燥外，也較耐久不易腐壞

(4)拿藤條與加工—— Magan w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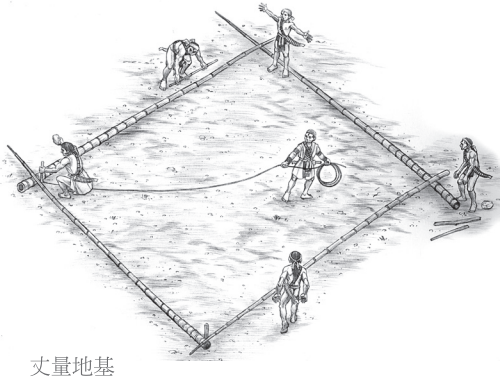
藤條的尋找與加工，有時是全部落一起去，亦有時是個人去，黃藤的生長環境一般是在中低海拔，對於黃藤泰雅人有自己的分類，一般分為三種：其一為bng`ciy 色白質軟，容易斷裂。其二為 N`hakai色白質軟。其三為 Puhut色黃質硬，適宜作為藤編及綁紮材料。尋找到的藤條先陰乾置放一、二天，再加以剖開、修飾，避免工作時割手，加工後的藤篾條陰乾備用。

建材搬運於山林中



(5)搬運—— Hmakut ruma ru kohoni

曬乾後的竹子或樑柱材料，必須從遠處扛背到基地，過往的經驗是全部落地族人每一户都會派人去，一把一把或一根一根的背到部落新居地，費時又辛苦，背竹子時必須注意輕放，以免弄裂了。



丈量地基

(6)丈量地基—— Smpum sa sshian sali

竹屋大小依慣例或需求必須丈量其大小、長度，丈量方式簡單易懂。據部落耆

老 Besu · Hayung（田金次）的口述象鼻傳統家屋的尺寸大致是：前(後)面單邊長度(kinruhuan)為5至7個手 `BA[註1]，側邊寬度(kinbangan)為4至5個`BA；Turai · Kainu (田榮)就其搭建竹屋的經驗是：前(後)面單邊長度為5個`BA，側邊寬度為4個`BA，置於竹屋高度則視居住的主人家庭身高而定，被常是沒有硬性規定地。首先製作丈量工具，將竹子砍完後再將`BA的長度量出作記號。接著在地基上放置四枝成四邊形的竹枝，再將原先做好記號的竹枝在四邊形的竹枝上套量並作記號，此時，就是量取地基四角落的正確位置了，同果沒有適當長度的竹子可用時，就會採用剖開的黃藤皮(長度不足可以銜接)，接著丈量其中對角線長度，切斷黃藤皮，再用切斷之黃藤皮量取另一對角線長度，如果一樣，表示四角定位正確，不同時再調整其對稱、平行，確定無誤後，就會用竹子定樁。至於，kinruhuan中間樑柱的位置，只要將原本丈量單邊長度的藤皮對折即可標出正確位置，如須再多立柱則運用相同方法，側邊柱子位置的方法則將量取kinbangan長度的藤皮對折，即可求出，其實，在過去沒有精確的量尺工具時，先民只是善加利用簡單方法即可找出正確尺寸位置。

[註1] `BA爲長度的計算單位，一手–`BA即代表成人雙手往外平伸的總長度，通常爲五呎左右，5至7個手約爲25呎至35呎的長度；另有一手–`BA計算單位是指成人單手掌的大拇指與中指間最大距離，被常爲20–23公分。



挖掘立柱坑

(7)挖立柱坑—— kmuihuy sshian luking

竹屋的地基丈量完後，即可進行柱坑的挖掘，挖掘柱坑的工具就是缺口損壞的刀，接上一節木棍，挖掘的深度一般是以一個成年人一個手臂的長度再加長一些，挖掘時會請身高手長的人做，因此，會看見人的頭部埋進坑裏的狀況，目的是希望柱子可以更穩固。竹屋的規模大時或者空曠風大的地方，會挖的較深，以現今量尺換算大約四呎左右的深度，竹屋的規模小時，一般是二呎半左右。再挖完所有立柱坑後，即可直接豎立支柱，緊接其他工序。

(8)立柱—— Pausa luking

在傳統的工法上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在挖完立柱坑後，即直接豎柱，再將挖出的



以現代水平呎量度立柱之角度

部份土方回填空隙，並用木柱樁打紮實，至於立柱是否挺直，將會有專人或精於此道的老人，在住屋四周不同的角度，由近而遠的用目視來確定，因此，在現有遺留的竹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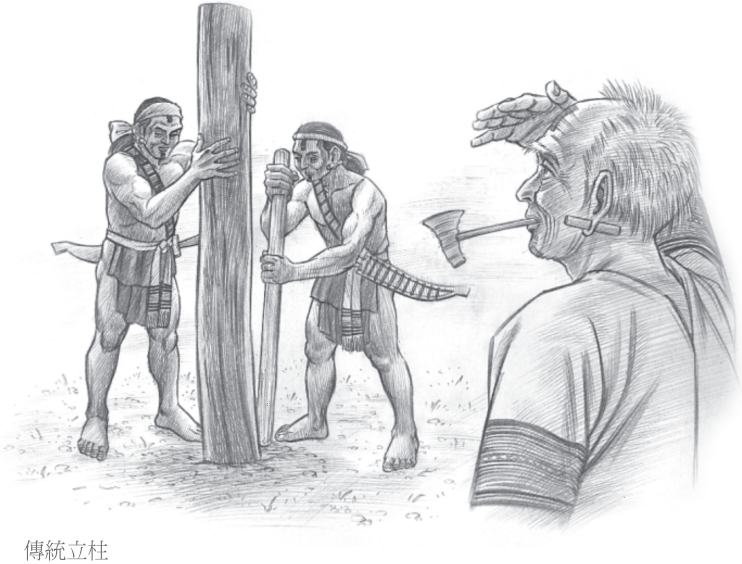


現代立柱

通常立柱會選用烏心石、肖楠、漆樹、臺灣櫸木…等原木材，取其堅硬耐久的特性，可以用上數十年不壞，也因此在不斷游耕的同時，會被不斷的立柱、移除，立柱、移除，也不斷的在各山林間挺立著...。

由於原木並不全部是直挺的，或有彎曲部份，泰雅人會取其較平直的面向外做為牆面的樑柱，如此搭建的竹屋，就不致於歪七扭八的充滿線條的美感。

原木的樹枝分叉處，在缺乏現代固定工具材料之前，會是被利用來銜接橫樑的天然卡榫，用藤皮加以綁捆，即可達到固定的目的，唯其耐久性有其限制，泰雅傳統竹屋的木柱，到了民國五十年後，才改用杉木作為主要的原料，主要是取其挺直的特性，以及日據時期，引進移植為日人禁止砍伐的緣故。



傳統立柱



上大樑

(9)上大樑 —— Smiy Knuro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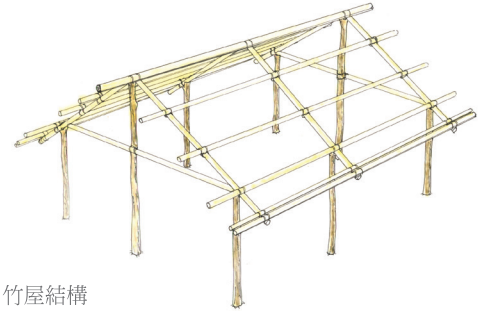
大樑是傳統竹屋次要的結構體，在缺乏工具的年代裡，是隨性的，到了有竹材時橫樑都是用竹子，因為竹子具備挺直又容易加溫後扶正，韌性足夠、重量輕…等特性。至於木材則用臺灣赤楊木，也因其挺直又長，韌性夠取得容易的因素，唯一的缺點則是，如果遇雨則容易腐壞，另外還有山黃麻也是主要的用材，山黃麻也具備長得快、長得高的特性，晒乾後重量輕，容易搬運加工，一般來說泰雅傳統竹屋並不很大，大樑通常只需要使用二、三枝粗大的山黃麻，橫跨在立柱中間，但不是平直固定，側面看起來會是中間微高，兩邊略低的弧形，主要除了立於排水之外，同時也可以將彎曲不平的竹片，在下方挺住，同此上層竹子下壓時，可以達到密實之功能。



固定橫條

(10)橫條 —— Thpa / Pihuy

橫條主要是加強屋子的結構，及利於鋪



竹屋結構

放屋頂竹面，主要的材料是：臺灣赤楊木、或竹子，五十年代以後大部份為杉木取代。固定完主柱上大樑、橫樑及其他橫條後，大致上的結構體已完成，即可量取屋頂面及牆面所需的竹片長度，開始進行竹材加工的工序。



製作竹材固定口情形



固定口樣貌

(11)切固定口——Kbalai papag

竹子剖半去竹節後，要將竹片切固定口以利於固定在橫樑上，唯竹子剖半後有公母之分，泰雅語稱下半片—Samau、上半片——Kulup，固定口的削切在下半片——Samau時是在竹子的根部，而上半片——Kulup的切口位置正好相反在竹子的末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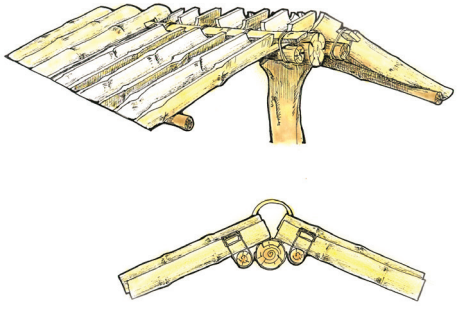


切固定口

處，主要原因是因為一般竹子的生長情形與樹木一樣根部較粗大、尾部較細小，當竹子剖半後，如果一樣的方向抱合時，則會出現上寬下窄或者下寬上窄喇叭型的現象，如何能夠讓其舖設既平整又頭尾平行，又同時兼顧防止漏雨，泰雅先人累積的搭建經驗，就是公母之分、上下互換，同此自然兩全其美。



舖設竹片於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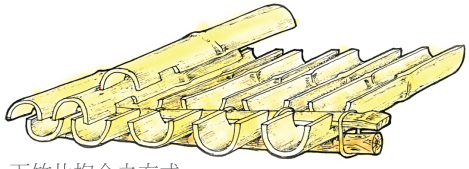


屋頂面細部結構圖

(12)舖屋頂竹面——Smiy Muiy

一般而言舖放屋頂竹面有其一定的順序方向，首先從屋頂任一邊先舖設下半片Samau數片再以細竹或竹片壓條穿過固定切口加以藤皮固定，再將上片Kulup舖設於Samau之上，同樣用竹壓條及藤皮固定，通常的做法，是從最外面先固定壓條後，每舖四片竹片就固定一次，周而復始的循環，直到完成其中一面屋頂為止，在

最外邊再綁紮固定。鋪屋頂上竹面，通常會有三面，其一與二是家屋的左右兩邊，另一面則是緊臨家屋的儲藏室，因此，在鋪設屋頂面完成其中一面，進行另外一邊時，會在鋪到儲藏室的上方時，即改由先鋪設儲藏室的頂面，完成後才是繼續鋪設剩餘之屋頂面，因為，如果直接鋪設家屋的頂面後，將不利於鋪設儲藏室的頂面，因此，順序上會有所改變，當屋頂竹面鋪設完畢後，必加二或三枝長竹枝固定屋頂竹面上、中、下端，以更加穩固。



上下竹片抱合之方式

在一般地的泰雅部落竹屋屋頂通常是採單層的施作，使用至三、五年後竹片開始腐壞或者開始漏雨時，就會更換竹屋屋頂；也有人是兩三年後加上第二層的做法，更有人是直接做兩層，待最上層壞時只更換最上層，同此反覆操作更換，竹屋在使用壽命就可以無限延續。竹造屋頂的坡度平緩，以現在的建築來說大致是二分水的坡度，出簷很大(前後都有)約1.2公尺，外部有列柱支撐。



待鋪設牆面的竹屋

(13)牆面 ——Smiy nrian

牆壁面的鋪設必須先用竹子做成骨架，



牆面舖設之一

再舖設分割後的竹片相合抱成墻面，牆壁面竹片亦有公母之分，才能密實達到封閉之效果，施作時應注意其上下左右是否平衡，牆面是否平整，竹子有大小之分，在舖設時就要將大小粗細分開，除了美觀之外，同時也較為平整，畢竟大小之間是無法緊密抱合在一起的，至於牆面的竹長，家屋前後會是一樣的，在量度、裁切上可以一樣的做法，但兩側邊的牆面中間最長，越往兩邊長度越短，要逐支量度裁剪，才不會有空隙產生，同樣在每隔一小段就要用藤蔑固坪。



牆面舖設之二

在牆壁面的製作時有一個必須注意的細節，就是必須預留大門與窗户地開口，也就是說在製作骨架時就要先預留大門與窗户的位置，之後就可以舖設牆面了，不然



窗戶

牆面都做完了卻又要重新挖門與窗户。

(14)窗户——Naway

窗户的開法一般來說是有床的靠牆面就會有窗，窗户的外框及面一般都是竹子，使用時外推，用竹棒或細木棍棒頂著; 關窗時，則在窗户內面用藤條綁附的圓圈上穿過竹棒或細木棍棒，橫於其上跨於牆面即無法外推。



窗戶

(15)門——Blihum

門的方位一般都採南向或面對河流，忌諱將門開向太陽落下的方位及面山的方

向，早期門的出入會依地形而定，不一定是在長邊的kinruhuan，有時也會在短的kinbangan上；門的原料大致是用竹子來做結構與面，出門時象徵性的掛上即可，後期的發展也有人用麻竹做成上、下導軌，將門置於導軌內即可輕鬆地拉門；也有將門框邊綁一根竹子再將竹子放入一節埋入土中較大的竹子中使其成為活動軸心，再將門框外加的竹子與門樑柱子用藤篾相互綁紮，即可輕鬆關開大門；門鎖也只是象徵性再用藤篾條綁一綁。在傳統的社會中，Gaga 制度有其一定的約束力，只要沒有人在家時不會有人無故進入別人的家屋內，老一輩的回憶中，傳統的泰雅人生活可以說是夜不閉户，路不拾遺…，像當今的年代，宵小猖狂，鐵門深鎖，還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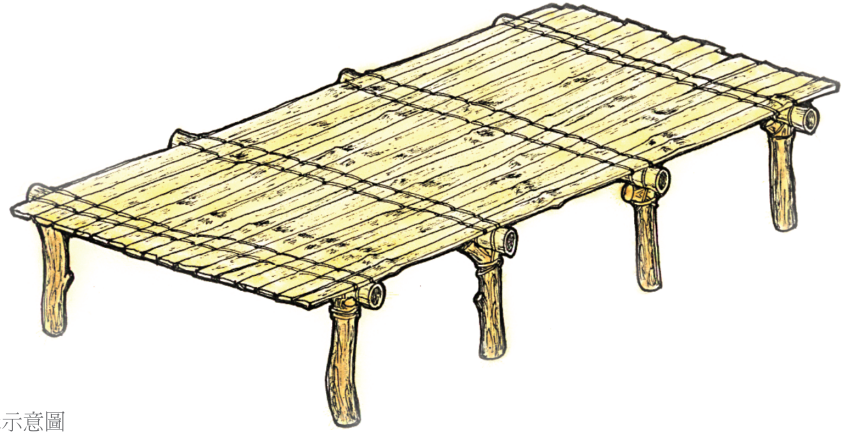


接近完成的竹屋樣貌

定防得了，實有天壤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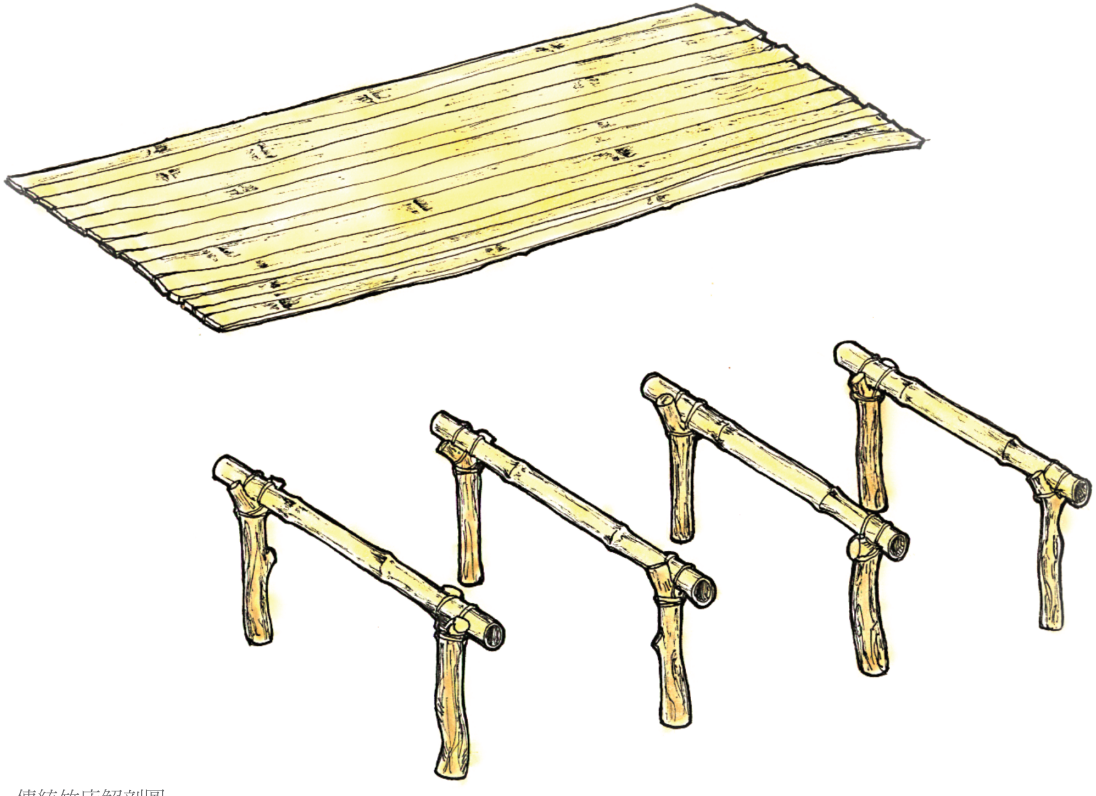
(16)床——Sakau

床的製作，在家屋的營建過程可以說是最後一個程序，主要是因為配置及製作程序的關係，由於傳統社會中少年男、女七、八歲後就分開睡，床的隱密性與區隔有所需求，床與床之間會作簡單隔間，對於床的配置有其一定之位置，一般而言，不論竹屋的形狀是長方形或近正方形，床的配置一般是以房屋的角落為床的位置，同時與房屋橫樑呈平行，因為，如此才能夠方便在置於中間位置的石灶(Lupum)或火推取火炭取暖。製作床的主要工作就是立四角落柱子，中間再多加支撐柱、加橫樑，接著鋪竹面，竹床面的舖放，一般會選粗大竹子先將竹子剖成四瓣，再四瓣，再四瓣，最後成十六瓣的寬度，再將竹節去除加以修潤光滑，再將修飾過之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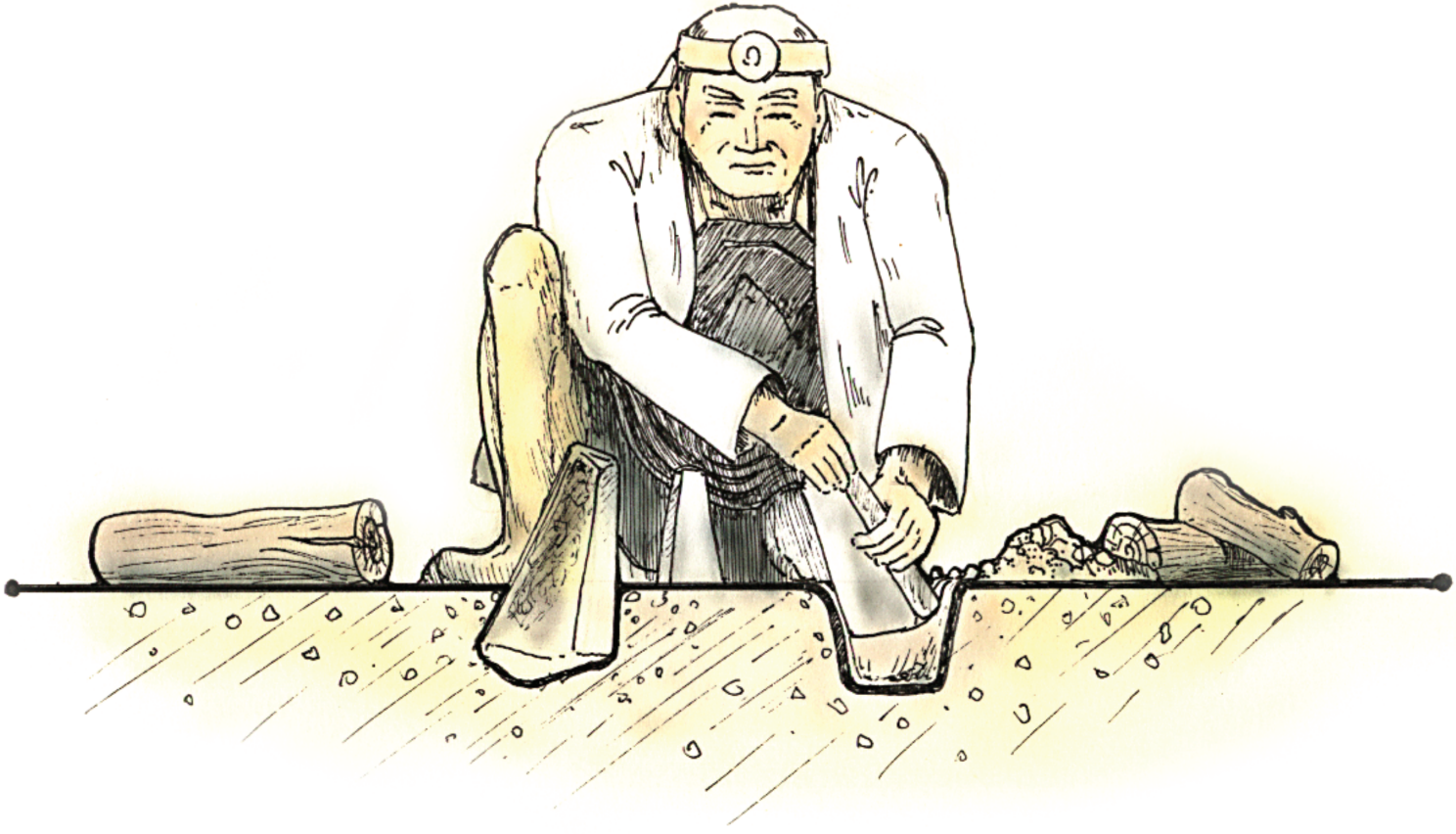


傳統竹床示意圖

一片接一片的平鋪在竹床架構上，同時將每一片竹片用藤篾固定即可，年長的耆老說細緻的床是給女孩睡('ben na mkrakis yusi)的，可見前人的細心。



傳統竹床解剖圖



安放石灶(lupum)

(17)安放石灶——Smiy lupum

Smiy lupum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事，lupum由三顆橢長石頭組成，每一塊石頭大約是寬15-20公分寬，長40-45公分，將近三分之一埋入土裏，以增加穩固，其形狀似三枝斜上靠中的鼎，在三顆站立的石頭中間會平鋪放石頭，是烹煮食物放薪材的唯一空間，石頭選用有些學問，忌用堅硬溪床石頭遇熱會爆裂，應選擇山澗或開墾出較軟之石。

泰雅族各族群部落的遷移已由原來的家族性演進到後期的部落性，對於傳統竹屋的搭建，由於人力單薄、工具簡單，過去的經驗是採取人力互換的方式完成，因此，家屋的搭建大致是陸續完成；完成家屋的營造後，全部落同樣會由頭目召集，頭目會說我們就要離開舊部落到新的地方，希望祖靈能夠保佑我們，同時可以讓我們的農事順利讓作物豐收……，接著會拿出裝滿酒的大碗，讓每一位在場地族人hmimu ouaw，最後才是頭目與副頭目兩人將剩餘的酒一起一飲而盡，通常家屋完成時，是全部落一起喝酒慶祝，但僅止於簡單，不會像其他的祭儀大肆吃喝。



傳統生活空間廚房一隅



# 伍 结 語

在二十一世紀e世代的今天來看人類的生活，已從過去的農業化、家電化、現代化演進到科技化、電腦化，家屋的需求已由簡單地遮風避雨的茅草屋、竹屋、木板屋、磚瓦平房到現代叢林樓房、摩天大樓的堅強堡壘，人類越來越依賴電器、電腦，生活也愈來愈精緻、壓力愈來愈大，住屋材料與竹子的距離越遠，也越來越無法親近大自然、傾聽大地的呼吸，幸或不幸？畢竟，有人主張生活不能退步，要更求舒適，停留在傳統就是落伍，也有人主張生活要回歸自然……，如何選擇其實無一定論。

由於，人類生活的進化演變，泰雅傳統建築式微，目前國人的生活價值觀，一切又以現代化為圭臬，如何讓原本矗立山林的傳統建築或竹屋恢復有其困難，加上環境保育、造林、九二一後禁伐措施，使得傳統建材取得更加困難。

國家公園與園區外原住民的互動方式，可以說是國家公園與原住民關係的基礎建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雖不能說是第一個提倡這個觀念的國家公園，但卻是一直致力於如何與園區外原住民互動的實踐單位，原住民要思考在生活上如何可以有其一定程度的揮灑空間，進而做到讓原住民回到原本屬於原住民空間的國家公園內延續其文化與尊嚴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基於這樣的思考，國家公園提供一個呈現傳統生活空間建築的機會，希望藉由解說叢書竹屋篇的整理出版，讓更多的族人認識自己的生活文化，也讓其他族群的人認

識泰雅族傳統建築的變遷與大自然間的緊密關係。

原運之後漸漸有原住民部落的人士從提出族群自主、自治等口號到實際行動，最近更有人提出部落自主意識高漲說法、拒絕外人進入部落從事文化探源調查的工作。如此，我們慶幸部落開始重視自身文化的存在與傳續，也驚覺到原住民文化正面臨消失的、滅絕的路途。

任何族群的文化，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優劣之分，只有認同與否、只有欣賞，無法評斷；文明人常常忽視弱勢文化，如果說文化是生活經驗的累積，那文化現象就是生活的面象呈現，如果，文化無法與生活結合，文化自然就要面臨消失、滅絕的景況。事實上，文化本身會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學習外來文化而有所流變，泰雅文化也在這樣的氛圍中漸漸的式微，如何保存族群文化並永續傳承？對現代的泰雅人而言，的卻是一個新的、急迫的課題。



座落於環境優美象鼻部落的當代竹屋



本書的內容以介紹泰雅族北勢群象鼻部落為主，其中傳統建築之定義，也因時空移轉變遷下，加上現代化工具與接觸學習漢人建築之思維，傳統似乎有些遠去，僅能儘量呈現接近所謂的傳統外貌與取自大自然的材料。至於，較接近傳統的泰雅建築營建過程與工序，由於，祖先只有遺傳的口述缺乏文字紀錄，日人的記載也過於簡略，似乎只有依據「南澳泰雅人」及「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之記載，有關泰雅族的傳統建築——家屋營建的過程可以參考，摘錄於下以供參考：

一、南澳泰雅族傳統建築之營造過程

1.定點：以有建屋經驗的人擔任這種工作，多半為老人takun lawa，築屋時有兩種重要性，一、決定房屋的方向。二、決定房屋的大小。金洋村的部落，河流的方向大致是由西向東，而部落建築在河流的左岸，全村的房屋全部依山坡的形勢而建築，長邊均為東西向的，短邊則為南北向的，大門均開向河谷，即南方。決定房屋的大小，則抉1托的方法，普通的房屋長五托，寬兩托半。他們先量藤條，然後在地面上量出範圍。

2.挖坑：依所需深度將土方挖出填於家屋四周成垣。

3.紮樑：先紮樑上中央較高的支柱，而後兩側較短的支柱，柱後再紮樑下兩端的大支柱，這些工作全在地面上進行的。

4.豎柱：等到十個橫樑在地面紮完後，就開始豎柱的工作，柱豎在坑的邊沿上，而不豎在坑內。豎柱的第一步工作為在坑

的邊沿挖埋支柱的坑，這種坑很平均的分佈在坑的兩長邊上，每邊十個。然後群力將樑豎起，底部放入坑內，再填土使柱堅固。

5.安背及楣：先把背用繩子或藤條吊到樑上，再用樑上的人力運到中央而高的支柱上，然後再安楣。

6.排櫺及橫竹：櫺直接在楣與棟上，相交處均得以藤條紮緊。橫竹則排在櫺上，是直接承石板的，橫竹與櫺相交處，也得紮以藤條。

7.鋪石板：石板直接鋪在橫竹上，鋪的力法與鋪瓦相似，由屋背向屋簷鋪。

8.建圍牆：先在支柱的外側立竹柱，內外立兩排，再把事前預備好的木柴，很整齊的排進去，若需窗子做好木框。

9.豎竹柱、排縱橫竹：先豎山牆邊的竹柱，再於竹柱的四分之三處(由地面算起)，按一橫竹。橫竹的上互相交叉於屋背上，並以藤條繫緊。

10.建造床鋪：以竹竿為支架，細竹為材料，編成床鋪。

11.修屋內墻壁：先以碎石片鋪砌坑壁，再以柳條編法編成的竹蔑片當內壁。

12.天花板：也用集拼紮法，與牆壁、床鋪相同。

13.按裝階梯：階梯以木板做成，均為二級。

14.平地面：將屋內地面填平。

從開始到終了，建屋時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且房屋蓋成後隨時都可以遷入居住。

二、瑞岩的營建過程

1.挖坑：坑的大小依主人的需要而定，人口多的建屋大，人口少的建屋小。

2.立架：通常的習慣是背高2 tishalun，墻高1.5 tsihalun，簷高l vizix kaxyan。柱選用有叉的樹幹為合適，分叉的部份用以受棟。若為板柱，則在板的一端挖一凹目以納棟身。樑身選擇拱形彎木，利用自然的形式加強支持的力量。拱的正上放樑，兩端放楣 。也有用直樑的，但在其上須男性掛柱以使承棟，作三架式或五架式。

3.縛檬： 建造房屋，不用釘子，以檬和棟樑的關係要靠著藤條來縛結的。在每一根檬子的上端，各挖一，刻透檬子的一半，用藤條連結兩槽，架在棟的兩端，成功一個人字形的樣子。再把楣各個縛牢。

4.作墻：作墻很簡單，於立架的時候，隨著內部的山柱和墻柱在相當的距離處豎立寬約20 cm的木板，各該木板等，外面於相當距離處立竹竿，造成長方形的結構，於中放置長約90 cm的木薪，一根一根的向上直至不能再高為止，厚度約30-50 cm。為使板柱穩固，再縛上兩根竹桿，下面的一根距地約lm，上面的距地約1.8m，均用藤條綁牢。

5.結格：結格是在檬子上結蔑條用藤條結在檬子上，距離不等，竹子多了，結得密點，竹子少了，結得稀點每組兩根或三根，每隔約30 cm作一組。按理凡是蔑條列檬子交接的地方，都應該縛牢，若是藤

條少了，則每隔根櫟子結一結，結的方法就是用藤條連著蔑條在櫟子上纏。

6.蓋頂：用石板在房頂上鋪蓋，由下而上，如鋪瓦片一樣，到了頂脊則蓋上一行以壓住兩邊的石板。倘若石板的數目不夠，則在頂脊鋪蓋一層茅草或稻草取代。茅草之上壓以竹桿，以免被風吹去而漏雨，所以有許多房子雖為石頭，但中脊卻是草鋪的。

臺灣山地建築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2。

臺灣文獻專刊第二號，陳紹馨等，1949。

臺灣高砂族的住家，千千岩助太郎，1960，臺北，南天書局。

臺灣番族圖譜(上冊)，森丑之助，南天書局。

南澳泰雅人，李亦園等，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63。

泰雅北勢群的農事祭儀，林為道，苗栗文化局，2002。

理蕃誌稿(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臺灣省文獻會，1999。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泰雅族，小島由道、安厚信三，1915。

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蕃族調查報告書 ──紗績族(下)，佐山融吉，1917。



具部落教室功能的傳統竹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泰雅傳統竹屋/林為道著. --苗栗縣大湖鄉：
雪霸國家公園， 民92
112面；21X20公分.--(泰雅族解說叢書，竹屋篇)

ISBN 957-01-5567-8(平裝)
1.泰雅族-社會生活與風俗2.房屋-建築
536.291 92021171

# 泰雅傳統竹屋

著 作 者：Baunay·Watan 林為道
發 行 人：鍾銘山
行政企劃：許嘉祥
主 編：張美瓊
執行編輯：梁秀芸
美術編輯：屹將廣告有限公司
插 畫：張世明、許朝貴
攝 影 者：林為道
出 版 者：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址：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100號
電話：(037)996100 傳真：(037)996302
http：//www.spnp.gov.tw
協 助：尤瑪・達陸
書籍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電子書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十二月
書籍GPN：1009203888
書籍ISBN：957-01-5667-8(平裝)
書籍定價：150元整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SHEI-PA NATIONAL PARK